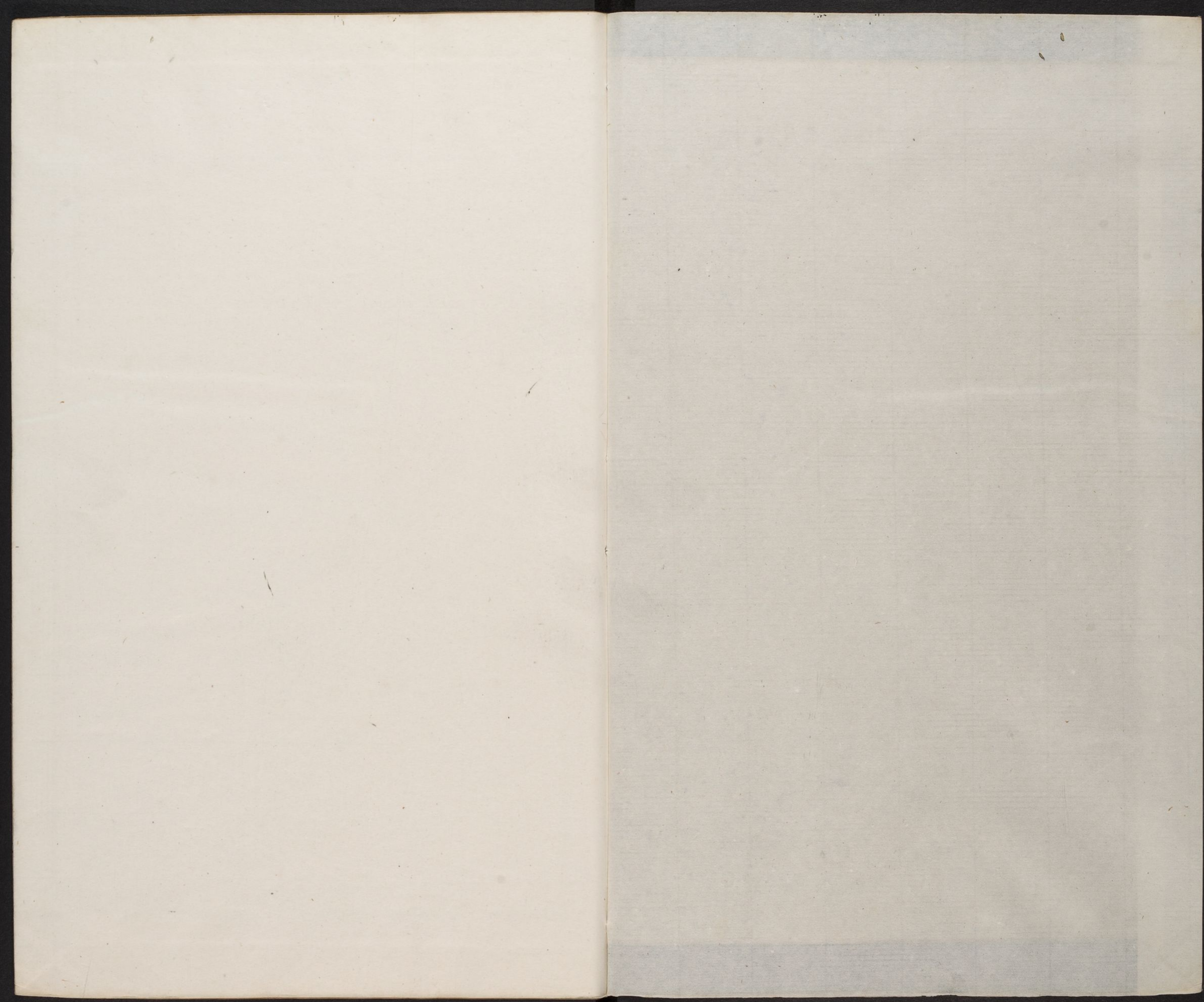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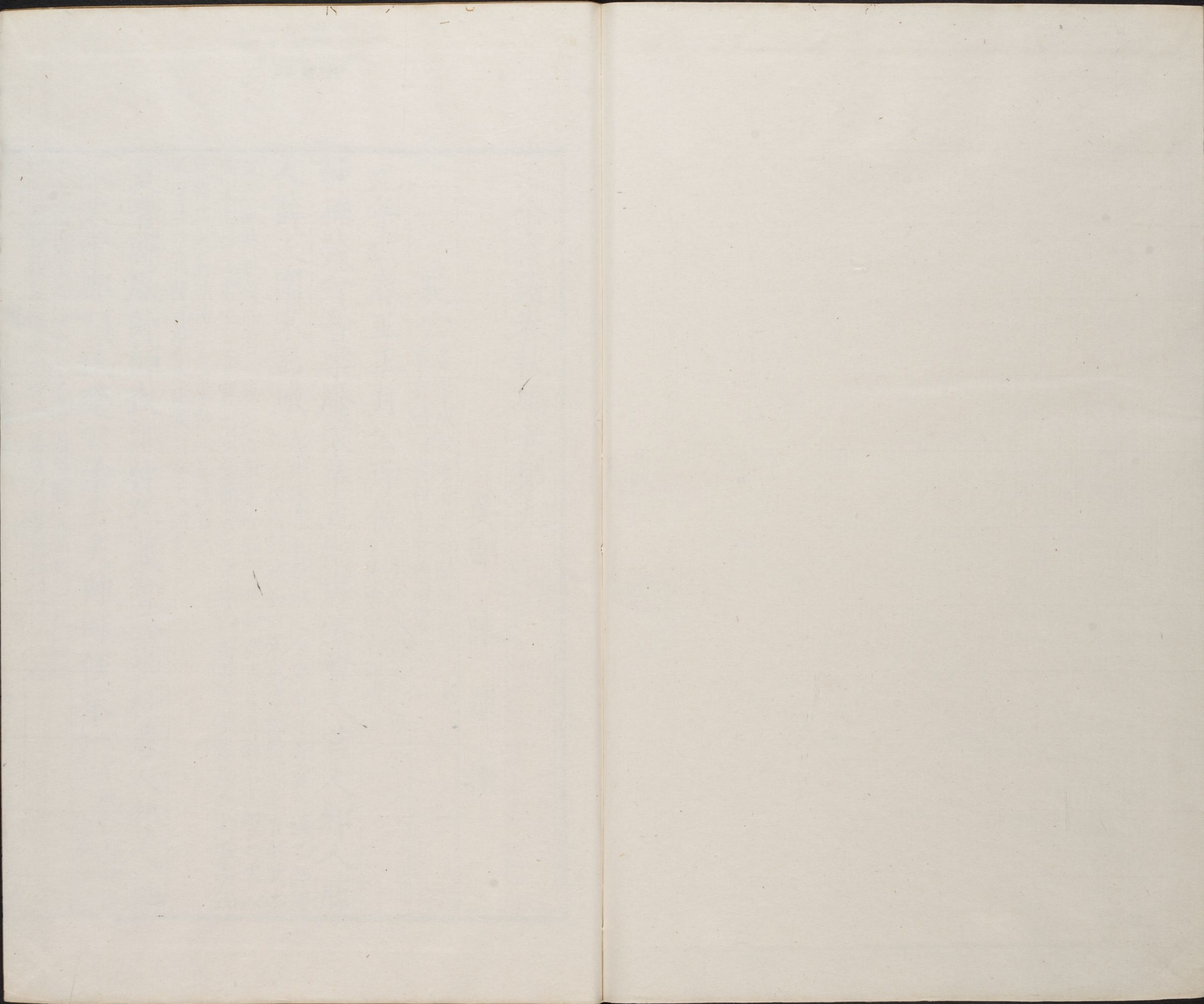


T 110 / 2452 B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31/21/-21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吳郡 陳 深 撰

襄公

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諡法因
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己丑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生於成公十六年
至是始四歲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圍宋彭城

彭城宋邑也楚取之令魚石守晉會八國之師圍
之不但曰彭城而曰宋彭城經特書之言彭城本

宋之地非楚得而有之魚石等叛宋而歸于楚故亦不言其姓名止繫之宋以
成宋志詳此書宋一字實出宣聖簡嚴之筆深以罪楚之獎亂助惡抑強夷而
黜叛臣也彭城苟不書宋無以見魚石之
不臣楚子之猾夏與夫諸侯討亂之功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

人次于郟

才陵切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公羊厥作屈郟作
合字 郟鄭地管

伐鄭故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備楚楚侵宋所以救鄭經
不言楚救鄭蓋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拯救之名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崩子靈王立杜氏注辛酉九月十五日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

聘 簡王崩諸侯當奔赴為急未聞一國及王庭者何耶邾子方且來朝衛晉大夫來聘左氏謬以為禮杜氏以未聞喪失之綱常道喪視君猶路人世變至此可哀也已聖筆直書其事而諸侯之罪自見也

二年 庚寅 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左氏傳楚令也 鄭為楚伐宋不待貶而惡著矣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齊姜也

六月庚辰鄭伯斃 昆去聲又斃上聲 卒 左氏傳鄭成公疾于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任當也言楚非為他人而當此惠寡人也為我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是棄楚救鄭之力與盟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免我棄力與言之過唯二三子鄭伯至死而不背楚以楚德之不敢忘使晉以道恤而懷之鄭豈終叛乎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氏傳晉師侵鄭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

襄元年 三年

命未改 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上書鄭伯卒繼書晉宋衛侵鄭則三國伐喪之罪自見鄭之所以懷楚而不貳者亦以其衛之之力故也而晉不因其喪而恤之少緩其師乃樂乘其禍亟與二國伐之又安能懷來之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 左氏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故請築城以逼迫之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齊崔杼有不服晉之言今不來矣戚之谷且齊不至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屬國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請齊會城虎牢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服鄭之功歸獻子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先伐齊未服鄭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傳言晉罃能用善謀也公在幼稚而仲孫用事故諸侯亦以大夫會大夫而專國國可知矣

己未葬我小君齊姜 齊諡也諡法執心克莊曰齊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左氏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豹僑如之弟襄公通好于宋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故東虢邑鄭滅虢為制邑秦漢為成臯今孟州汜水縣有故虎牢城左氏傳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師小國而事之遂城虎牢鄭人乃

通志堂

成鄭果未成如孟獻子之謀陸氏微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不繫於鄭也張氏曰鄭黨楚為中國患晉動諸侯討之而不服故孟獻子謀城其嚴邑以制之以伯主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繫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氏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與嬰齊壬夫同執楚政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偏嬰齊壬夫嬰齊壬

夫畏其偏而殺之稱國以殺者君與臣同國之道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申公巫臣以夏姬故而奔楚子重怒之而殺其族巫

臣曰吾必使之奔命而死巫臣於是通吳於晉教吳乘車與戰陣之法吳叛楚伐巢伐徐子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而吳始大至此嬰齊伐吳雖克鳩茲吳丹陽蕪湖縣東至衡山烏程縣南鄧廖被獲組甲三百僅存八十被練三千止餘二百又為吳取駕邑所喪多矣楚人咎子重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故啓吳為中國患者楚子重也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近晉之地

公至自晉

左氏傳夏盟于

襄二年

三年

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禮諸侯不親盟於他國成二年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三年雖改盟而猶盟于其國非禮也晉悼公修禮於諸侯故雖襄公纒六歲而春朝于晉至夏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檮禮也公至自晉盟于長檮而不以長檮至者志本如晉以如晉為重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杜氏注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公輔曰案地譜一名雞丘今洺州永平縣

左氏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多難也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雞澤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晉悼公欲尊王室而會單子與諸侯比齊桓公首止葵丘之會不同矣故書會單子者諸侯而已未同盟于雞澤齊王官與諸侯下同歃血故不再言雞澤以示譏其亦例於新城柯陵之書也

王臣盟以同書始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

左氏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如會赴會也於會受命也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

侯之大夫及表僑盟陳請服也 雞澤之會盟諸侯也陳侯使表僑如會焉大夫不可敵眾諸侯則不盟表僑義也臣不可以敵君故也陳侯自宣十年辰陵之盟久即楚今背而歸晉內附中國不召而自來不受不可也諸侯之大夫盟表僑權也晉侯使之盟而不曰使為嫌於專制諸侯也上曰及主之也下曰及客之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受命於其君之辭也此會晉侯本欲盟吳以攻楚以夷狄攻夷狄禦戎上策吳不至是以但會單子及諸侯而已殊及表僑亦言主盟表僑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氏傳許靈公事楚不

帥師伐許

四年 壬辰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氏傳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

不聽命 猶不聽楚命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薨 杜氏注成公妾襄公母如把姓如氏妾母也何以稱夫人曾循襲之弊子既

君妾母亦稱夫人非禮也經始書仲子正嫡妾之分厥後所書從同同也

襄三年 四年

葬陳成公 成公卒哀公立昭公八年卒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杜氏注定諡也踰月而葬速襄陵許氏於復古也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踰月而葬蓋禮略也

冬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為執

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左氏傳楚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 癸巳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氏傳鄭子國子產之交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前年初即位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去年公如晉請晉令鄆屬於魯晉許之於是穆叔將鄆世子巫如晉以成之不書及

者左氏謂此諸魯大夫也外相如不書此書者今公請鄆附庸同吾大夫往晉為我事也鄆本屬莒魯請於晉為屬穆叔知莒必爭以為不利終之明年莒人

滅鄆

鄆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杜氏注善道地闕穀梁作善稻何注善稻吳地左氏傳吳子使壽越

如晉辭晉不會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書會吳往會之也成九年晉侯為蒲之會將以致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叔孫僑如晉士燮及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使荀會逆吳而吳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故二會不序吳於列而皆殊之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由此觀之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會者往會之也會吳屢不至見其驕也晉侯所以汲汲於會吳者以為非得吳不足以抗楚也

秋大雩

左氏傳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氏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

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友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殺三卿故君子以為奇楚討陳叛故曰由壬夫實貪欲焉殺之壬夫則有罪矣廢而勿用可也殺之過矣故稱國以殺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戚衛地左氏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穆叔以

襄四年五年

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鄆莒有忿魯恐不能救致譴故乞還之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杜氏注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程氏曰吳來會非為主也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見哀十三年

公至自會

冬戌陳

戌陳書于公至之下見公歸而遣戌也戚之會晉侯必與諸侯謀來楚之伐也經據實而書所以罪諸侯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齊世子光救陳

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左氏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申會于城棗以救之城棗鄭地陳附中國

而楚爭之來伐諸侯救之義在助陳而拒夷狄故春秋善其救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公方八歲魯大夫佐之救陳雖善而亦甚危也故喜而致之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氏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六年甲春王三月杞伯姑容卒

左氏傳杞桓公卒子孝公立

夏宋華弱來奔

左氏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調戲也又相謗也子蕩怒即樂轡以弓楛華弱於朝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楛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勝敵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秋葬杞桓公

左氏傳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

鄆本屬莒因四年魯如晉而請屬故鄆為魯附庸魯大夫於是借鄆世子見晉鄆有所恃不備故莒乘其間滅之公穀皆以鄆立莒錫異姓以承其後故以滅書趙氏劉氏非之胡氏以黃歇呂不韋之事比之見莒假異姓絕人之祀與滅同經之書滅豈誣莒乎

冬公孫豹如邾

左氏傳穆叔如邾聘且修平襄四年邾莒伐鄆滅統救鄆侵邾敗于狐駘今穆叔如邾平狐駘戰邾小國魯反聘之何削弱之甚也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季武子也去年行父方卒魯使宿代父卿如來討而宿如晉聽命晉不討莒而討魯何耶是知傳所言非實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襄二年齊伐萊萊人賂齊嬖臣索牛馬百匹索簡擇好者師乃還六年齊侯滅萊滅人之國經特書之蓋甚之也

七年

乙未春邾子來朝 左氏傳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石氏曰四月非郊之時三卜不從乃免牲皆非禮也

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

左氏傳南遺為費宰費季以邑叔仲昭伯為隧正隧正主徒役之官昭伯惠伯之孫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季文子相三君忠於公室及其卒子宿嗣卿以強專魯乘主幼稚有無君之心小人求媚請城費邑以中其欲至其子意如遂出昭公魯之衰弱自宿為之洎定十二年費襲魯仲尼為司寇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遂墮費自非聖人處之未易為也其禍始於城費春秋書之以示貶見季氏之強濫觴于此矣

秋季孫宿如衛

左氏傳季武子即宿報子叔之聘子叔即公孫剽來聘在元年且辭緩報言國多難緩於報聘非貳也

八月螽

書災也經書各蝨凡十一書八月各蝨凡三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氏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且拜季武子緩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楚圍國初書大夫楚強其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于鄆

于軌切鄆地左氏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晉會諸侯于鄆以救陳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七報切又采南切鄭地經書鄭伯

卒左氏以大夫子駟弒之以疾赴經以其告書之若實見弒而以卒書之諸國弒君安有以實告者偽赴而從其偽豈春秋誅亂賊法乎公穀以鄭欲附晉大夫欲從楚遂弒之一以不書弒為中國諱也一以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胡氏取此說石氏劉氏俱非之謂果實弒而書卒是匿首惡之名使亂臣無所懼何其悖哉愚謂子駟既相鄭伯如會蓋將見諸侯矣耳目甚邇必不敢遽行弒逆之事子駟嘗勸鄭成公從中國矣今既相其嗣君來會豈得方變其說以從夷也或以子駟為政多殺疾之者因公卒于外而誣之若果實弒聖筆豈不明書之乎然傳已言之矣聖人恐其失有罪故作疑似之辭書之諸侯卒于封內不書地今書地以疑之爾

陳侯逃歸

左氏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君若不來羣

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陳侯為其大夫謀以從楚俾楚執其弟以懼其心陳侯恐晉不能救故潛逃而歸經特書逃歸罪之也劉氏曰逃歸

懷七年

脫而歸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稟其多少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伯果被弒則不書葬矣即經之辭可以證傳之妄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僖公甫葬嗣君俾子國子耳為晉山師無名侵蔡獲蔡公子燮以激楚之怒蔡楚

與國也鄭人皆喜而子產獨懼未幾致楚之伐人微者也經特書人罪之也鄭人從楚從晉反覆靡定晉楚爭之不已而況無故有以致之耶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魯君

時在晉晉侯以其幼稚不與會與魯大夫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故經不書公而但書季孫宿貶其僭也時鄭伯獻蔡捷於會故親聽命齊宋以下稱人明大夫不可敵晉鄭貶大夫不可會公侯也見政在大夫矣晉失正而不能防微以起其僭何以為盟主經據其事而書以示貶也邢丘杜氏注晉地河內平臯縣

公至自晉

明公在晉而宿自會也

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傳以疆鄙田莒既滅鄆魯侵其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莒人滅鄆而魯不敢爭伯主不討所以敢又興伐魯疆鄙

田之師也

秋九月大雩 左氏傳早也 秋九月大雩凡三見僖公十三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 子駒欲兩從晉楚晉伐則從晉楚伐則從楚曰

犧牲王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請盟其何以能國子展不肯背晉五會之信唯欲待晉子駒請從楚而自受其咎乃及楚平平而不書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 丁酉 春宋災 天火曰災來告則書 外災不書來告則書一二以見焉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公夫人成公母穆姜薨于東宮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杜氏注四月而葬速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襄八年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

戲 音熙 鄭介晉楚二大國之間故晉楚常爭鄭與晉則楚伐與楚則晉戲伐而鄭亦疲弊於兵矣今晉會十一國諸侯同伐鄭固力之不能支乃

受盟而紓禍而鄭雖來服而背楚之意未堅故公子駢言惟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次年果有從楚伐宋之役左氏以為鄭服不然也書同盟懼其不

同而強其同也蓋戲之盟要盟也自是又凡再伐而晉修德以來之至蕭魚之會而鄭始大服楚亦不復爭可謂得善勝之道矣二十餘年無干戈之患晉悼

之伯功於是進矣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伐鄭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自是晉三駕而鄭始平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音查楚地吳子壽夢在柤晉與諸

侯往會之故曰會吳特書會吳以吳為會故也書吳但稱國抑而狄之也狄吳則諸侯之恥見矣吳子在柤諸侯特往會之可謂中國弱而夷狄強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偃陽小國妘姓今彭城傅陽縣也 晉率

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夫何以格荒服甚之故曰而志之也其曰遂者連上文諸侯會因而滅之併罪諸侯也

公至自會

兩事而致前事致會不至滅也亦因其以諸侯會狄而異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氏傳六月楚子囊即公子貞鄭子耳即公孫輒帥于貲母音無宋地門于

桐門宋城門首書楚主兵也後鄭鄭從之也經書從夷狄以伐諸侯鄭之罪著矣

晉師伐秦

左氏傳九年秦景公使士雅音牽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今年晉

荀瑩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傳莒人間去聲諸侯之有事也亦有討鄭之事故伐我東鄙四年邾莒伐鄭魯滅紇救鄭今年間諸侯之將討鄭伐我東

鄙亦以鄙之憾未釋爾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晉悼三駕之初也三駕三與師也左氏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

長于滕己酉師于牛首齊世子光先滕薛杞邾者先期以會吳挾吳以要晉晉方倚重於吳不敢違吳之請此今年所以先四國而明年先六國也周禮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齊世子光未命者祖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正矣今先滕薛盟主進之夫子仍其舊文

襄九年一十年

書之以譏失禮也鄭與楚伐宋故公會諸侯以伐之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左氏傳初子駢與尉止有爭子駢為田洳司氏堵氏

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駢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駢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程子曰不稱大夫失卿職也殺三卿者不名而稱盜小臣無列於朝伺隙而竊發則盜也盜一日而殺三卿鄭伯不修其政刑可知矣

戌鄭虎牢

左氏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戌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戌之鄭及晉平鄭黨楚為中國患於是二年諸大夫復會于戚

遂城虎牢虎牢鄭巖邑也孟獻子謀取而城之以制鄭而扼楚所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不繫於鄭功覆過也此戌虎牢而繫之鄭者蓋鄭人從楚困于力之不能敵楚晉不復深思所以制楚懷鄭既伐而又戌不以義服之徒恃諸侯之力以逼焉曾不以民人不獲享其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之可矜也豈伯主服人之道乎故繫之鄭以罪諸侯也後書楚救鄭以救與楚見諸侯之不楚若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與楚夾潁而軍鄭子蟜宵涉潁與楚人盟則諸侯之

戌鄭無能為可知也

公至自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十一年己亥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氏傳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魯國民眾而三家各有其一

分三子各毀其乘三家各壞其車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武子使其軍乘之人率其私邑之役徒入季氏者免其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已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避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孟獻子取其子弟之半為臣蓋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叔孫使盡為臣叔孫穆子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杜氏注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為軍魯襄幼弱三家專政乃作三軍為私計也作創始為之也周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至于七百里蓋大國也其後嘗衰僖公能復周公之字故魯頌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魯之三軍舊矣此謂之作何也豈非宣成之世或侵削而為二也今襄公作三軍宜曰復而聖筆云作者蓋三家變古之制而利於私有所作而為之也至昭公則又合而兩之故書曰舍中軍皆以從其私也一作一舍見大夫之強公室之卑而魯寢以微矣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氏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言晉不急爭鄭也晉疾晉若急爭鄭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何計使晉師致死力爭鄭楚弗敢敵然後可固與也可固與晉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

襄十年 十一年

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楚將不能數來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鄭大夫悅其謀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

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之師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

亳北鄭地此晉以諸侯再駕伐鄭也程氏曰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故云同見其反覆鄭子展謀以乍服乍叛使晉怒甚而屢致師於我而楚不敢爭然後與之也卒不能逃其謀而晉悼不惡其反覆惟其誠待之故其後始心服矣

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左氏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從子展之謀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會于蕭魚

此晉悼伐鄭之三駕也鄭伯尋背亳北之盟與

楚伐宋故晉悼復以諸侯伐鄭而楚之力已屈而不爭鄭於是始服于晉使行人良霄告于楚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緩晉不然則武震以

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鄭服而與會也蕭魚鄭地 晉楚爭鄭踰五十年鄭以蕞爾之邦介二大國之間雖屢盟屢叛反覆無常然久困於兵亦病矣伯者汲汲乎爭此者以鄭居天下之中而虎牢之險晉楚之門戶也楚得之則可以抗晉晉得之則可以卻楚伯者未有不得於鄭而能卻楚也晉伯中微鄭人與楚悼公奮起服鄭有道初駕盟于戲再駕盟於亳北鄭雖服而又叛逮夫三駕晉赦鄭囚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加禮於鄭鄭人心悅誠服為會蕭魚鄭懷晉之德不叛者二十四年諸侯少息中國少安晉悼伯業之盛春秋於是有取焉吁晉何以得此哉蓋由能用知營之謀也鄭服而數叛曾不甚怒動諸侯之師以伐鄭兵力非不強也及楚救之未嘗與之戰能堅忍而得善勝之道不暴骨以逞惟推誠信以感之故楚遂終屈而鄭亦心服及蕭魚之會但成交好之禮不事盟詛而要結自固初非強之而自服雖不及召陵城濮之舉而晉悼之功亦可尚也已

公至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得致鄭伯之辭程氏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使良霄告絕于楚楚人執之書曰楚人執鄭行人非其罪也許氏曰書楚執良霄見楚力盡

於此矣

冬秦人伐晉

左氏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不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

襄十一年

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說左氏者以晉師敗績晉恥不告未可必其然也

十有二年

庚子

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

帥師救台遂入鄆

穀梁台作郚杜氏注琅邪費縣南有台亭鄆莒邑莒背蕭魚之會而伐魯東鄙圍台季孫宿受命

救台經書遂入鄆專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氏傳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累年伐鄭陵許氏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善持勝矣

襄

秋七月吳子乘卒

左氏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

廟宗所出之王祖始封之君同族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宗廟為邢凡蔣茅昨祭臨於周公之廟泰山孫氏曰不書葬以其稱王罪大惡重貶之也襄陵許氏曰壽夢得一申公巫臣而國勢變化與華夏通楚以吳議其後亦不能為大患於中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氏傳楚子囊秦庶長秦官無地庶長名伐宋師于揚梁宋地以報晉之取鄭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三年

辛丑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邾

公羊邾作詩邾音詩 左氏傳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杜氏注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邾亭襄陵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不報魯取邾不討取無大亂而已 因其亂而救之可也因圍取焉假義之名以貪利其惡可知也

秋七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卒康王立襄二十八年卒

冬城防

城臧氏之邑 左氏傳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襄陵許氏曰鄭役既熄魯政有裕則知取邾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十四年

壬寅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

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向鄭地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伯國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 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 左氏傳十三年吳侵楚戰于庸浦楚地大敗吳師十四年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荀以前年吳伐喪為不德數而退之不為吳伐楚前年吳子卒此會新君諸樊也下稱人微者也於是子叔齊子即叔老字為季武子介介副也武子即宿也卿為卿介非禮也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襄陵許氏曰四卿帥師自大夫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何氏曰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強夷臣日以強三年之後君若贅疏矣

襄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

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

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之役在十年今又不獲成乃歸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也晉自穀師以來距此年伐秦六十九年自此以後兵禍始息齊宋稱人微者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公羊衛侯下有衍字 衛侯衍出奔二卿孫林父甯殖之所逐也不書臣之所逐不以臣而逐君也

莒人侵我東鄙

報十二年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氏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十三年吳乘楚喪伐楚戰于庸浦子囊帥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

人邾人于戚

左氏傳會于戚謀定衛也 衛侯固無禮君也林父臣也而逐之衞于晉晉遂會諸侯于戚以定之逐君之賊晉侯曾不惡之而卒徇其私謀今又列于會經直書之所以貶諸侯也矧衛人立剽非正也而晉為謀定之則正弗勝矣師曠荀偃之言有保姦之志而無輔伯之

忠晉悼之德其衰矣乎洎襄昭之際大夫無君晉實啓之也

十有五年癸卯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

盟于劉劉魯地左氏傳宋向戌來聘報二年豹之聘且尋盟尋十一年亳之盟襄陵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杜氏注劉采邑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戚之會齊不至晉怨齊矣王逆后于齊畏晉而使微者經不書正月其以此邪左氏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常山劉氏曰昏姻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劉夏非三公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何以興而風化何以成乎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春秋逆王后者二祭公行得禮而又書之者譏遂事也劉夏之逆則以非三公而譏之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王十三其逆王后者惟二是知非禮則書之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遇魯地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杜氏注書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郭見壞而城也呂氏曰成郭壞而城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左氏傳邾人伐我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故泲梁之會晉人執邾子莒子以歸莒人伐東鄙齊侯伐北鄙邾人伐南鄙三國固可罪魯之不能睦四鄰亦可知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左氏傳晉悼卒遂不克會

十有六年甲辰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葬悼公平公立杜氏注踰月而葬速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澠澠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河澠梁晉地梁戊寅大夫盟三年雞澤之會尚言及諸侯之大夫盟至于澠梁則又甚矣政在大夫故不言諸侯之大夫蓋大夫無諸侯也事之信否在大夫其專可知也齊高厚逃盟故不書此書衛侯乃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行也二君皆稱衛侯猶鄭突及儀皆稱鄭伯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諸侯有罪當執之歸于京師不得自治之錄以歸惡其專也以邾莒背盟伐魯故

荀完而已當世君臣所以為國者如是而止寧為遠慮乎

荀完而已當世君臣所以為國者如是而止寧為遠慮乎

荀完而已當世君臣所以為國者如是而止寧為遠慮乎

荀完而已當世君臣所以為國者如是而止寧為遠慮乎

荀完而已當世君臣所以為國者如是而止寧為遠慮乎

荀完而已當世君臣所以為國者如是而止寧為遠慮乎

荀完而已當世君臣所以為國者如是而止寧為遠慮乎

荀完而已當世君臣所以為國者如是而止寧為遠慮乎

荀完而已當世君臣所以為國者如是而止寧為遠慮乎

荀完而已當世君臣所以為國者如是而止寧為遠慮乎

荀完而已當世君臣所以為國者如是而止寧為遠慮乎

執之何以不得為伯討而稱晉人古之君子正已而物正先自治而治人晉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執人固所以非伯討也
齊侯伐我北鄙齊貳晉故晉平踐祚齊貳晉故伐魯至秋又伐北鄙圍成十七年齊又兩伐魯晉帥列國同圍齊二十年澶淵之盟齊始服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地震凡五詳見文九年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左氏傳許請遷于許欲背楚遷都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公孫蔓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即叔老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次于棫林許地庚寅伐許次于函氏許鄭非主兵曷為書鄭伯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晉雖主兵而先鄭伯臣不可過君也許男有從中國之志其臣沮之斯時大抵臣強而君不可以有為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成魯孟氏邑齊貳晉故伐魯左氏傳齊侯圍邾孟孺子速微音流要也之速孟獻子之子莊子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去之不與之戰以成其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速見齊師去已遂塞隘道以為名而歸

襄十五年 十六年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言齊故也十八年晉帥諸侯同圍齊

十有七年已春王二月庚午邾子慳苦耕切卒宣公卒悼公立昭元年卒

六年晉人執邾子以歸今書邾子慳卒則既釋之矣經不書其歸不告也

宋人伐陳左氏傳宋莊朝宋微者伐陳獲司徒印甲宋也陳早宋師不設備故獲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石買石稷子左氏傳衛孫蒯孫林父之子田于曹

音候焉也之曰親逐而君謂林父爾父為厲言林父死當為惡鬼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杜氏注不書孫蒯非卿曹人愬于晉為明年晉執石買傳衛孫蒯以匹夫一言之忿而欲申之遂輕棄大國之盟結鄰邦之怨勞衆害民其專甚矣蒯使石買往伐故經以實事書之著其貶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桃魯邑防魯臧紇邑自隱以來齊伐之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杜氏注弁縣東南有桃墟十五年齊圍成十六年齊又伐我至今年又圍二邑三年之中加兵于魯者四前年之冬魯嘗愬于晉至明年晉師方出急於救患故齊恣為不道而伐魯之師猶未已也

九月大雩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華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華臣以華閱卒臯比新立故弱其室

通志堂

而侵易之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刀劍屬殺諸盧門城門合左師之後合左師向
成也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言與我
以汝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華臣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
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十一月國人逐瘳狗瘳音制又音
計制折全狂也瘳狗入于華臣
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傳為齊故也邾齊與國以前
年晉執其君故怨魯而助齊伐我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左氏傳白狄始來杜氏注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
接故曰始來白狄來不言朝公羊氏謂不能朝

也書白狄不名其君所以外之也劉氏曰所以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
越裳氏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之讓也況列
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長子
黨郡縣名長上聲又如字執孫蒯于純留純留亦去黨郡

縣名為曹故也為前年衛伐曹故責其伐曹不當因使執之故稱行人孫蒯使石買伐
曹曹人訴諸晉石買以君命聘于晉晉人不當執之又不得歸于京師不得為伯
討故稱人以執罪晉可知矣

秋齊師伐我北鄙

黜侯稱師貶其用衆也四年之中伐魯者五終
之致十二國之師而幾不免齊環自取之也

襄十七年 十八年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湟梁之會齊侯不與三年之中五
加兵于魯齊之驕暴甚矣今年晉

帥十一國之師伐之同圍齊齊侯禦諸平陰而守之齊師遁遂入平陰荀偃士
自克京茲魏絳欒盈克邾焚雍門之萩及申池之木又焚北郭西郭東侵及維
南及沂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抽劍斷鞅乃止齊侯受兵禍若此其亟也經書
同圍見諸侯所同疾之也終書伐者師出有名而伐有罪也其罪齊之意可見
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

成公卒武公立昭十四年卒成十三年伐秦之
役曹伯盧卒于師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晉侯執

之歸于京師正也王不戮負芻書曹伯歸自京師不正也今書曹伯
負芻卒于師此天意也天道好還王釋之天誅之始見王之不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自晉與諸侯蕭魚之會楚不敢加兵於鄭七年
矣今鄭子孔即公子嘉將叛晉而欲起楚師以去

諸大夫而專政使告楚子庚子庚不可楚子知之遂帥師伐鄭於是鄭子蟜孫
薑伯有良霄子張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公孫舍之子西孫夏守鄭子展子西
知子孔欲去諸大夫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出會楚師楚
師侵鄭諸邑至蟲牢而反蓋子孔召之也故明年鄭討子孔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去年圍齊之諸侯
也祝柯齊地祝柯

縣今屬濟南郡 諸侯已圍齊又為祝柯之盟不序諸侯前目後凡也

晉人執邾子

左氏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子以歸以其伐魯故既釋之而歸卒邾新君立又復伐魯其無所忌憚若此曾不畏伯主之討今晉執其君削其田雖當罪而非正以其不由王命而皆出於大夫故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公至自伐齊

胡氏曰圍齊以伐致見齊靈之無道宜得諸侯之伐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

取邾田自漵水

漵音宏入聲又音郭 取邾田以漵水為界也漵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 邾嘗屢伐魯魯愬于晉晉怒因會執之魯乘其隙恃伯威以取其田取非其有故經書取邾田惡內也而又所取無厭直自漵水為界為尤甚矣聖筆僅書六字而晉魯之罪盡見交譏之也 成元年晉敗齊于鞏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書曰取汶陽田不言齊魯地也與此異矣

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拜謝討齊之師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氏傳晉欒魋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欒魋

欒氏族經不書兵并林父也夫討強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夫則晉何足以服齊之心故特書林父主兵以貶晉也

襄八年 十九年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靈公卒莊公立二十六年遇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氏傳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

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 古之為師也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穀齊地也記其至穀乃所明境外得專之也非齊地則止師而請之示不敢專也時禮義廢乘人之危伐喪者多矣宋圍滕喪貶之稱人 文九年 鄭伐衛喪狄之書鄭成卒如士匄之志信可嘉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魯大夫孟獻子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光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諸子皆妾姓子者皆宋女戎子嬖

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為太子靈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靈公使太子居東鄙以牙為太子令高厚傅之夙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崔杼微逆光立焉光殺戎子執公子牙靈公卒光即位崔杼殺高厚於灑藍齊地而兼其室書曰齊殺高厚從君於昏也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兩下相殺書者其君之意也故以累上之辭言之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氏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盜殺三卿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十八年

召楚師于純門子孔當罪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胡氏曰嘉則有罪矣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眾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殺嘉雖去其專然大夫為政國非其國矣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左氏傳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故懼而為備

叔孫豹會晉士甸于柯 杜氏注魏郡內黃縣有柯城

城武城 備齊也杜氏注泰山南武城縣齊莊立始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關魯懼齊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駢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國誰因誰極欲引大國救助也叔向曰盍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 申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莒

邑左氏傳春及莒平孟莊子即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督揚即祝柯莒數伐魯前年盟督揚故二國復自結盟好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音蟬杜氏注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汙衛地按唐置澶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左氏傳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

齊數伐魯魯懇于晉十八年晉會十二國諸侯討之而齊始懼去年又伐之遇齊喪而還至澶淵之會而齊始服序齊於晉下以專為齊而為會晉為盟主於齊則賓之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速蒧之子今夏魯既與邾盟矣口血未乾孟莊子

襄九年 二十年

何為又復興代經直書之著其背盟之罪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初蔡文侯今曰蔡侯父欲事晉曰先

君謂莊侯與於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同母弟也故出奔楚燮之謀合于義矣殺之何罪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履乃燮之同母弟燮被殺不容不懼禍而奔但從夷為可罪爾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逼二慶陳卿畏黃逼奪其政愬于楚曰與蔡司馬同謀謂燮楚人以為討公子

黃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經顯書弟以惡其兄之不兄也非兄之罪則曰公子二慶欲專陳之政外挾強楚以去君之弟而陳侯不能明其誣故特書弟以罪陳侯也

叔老如齊 左氏傳齊子即叔老初聘于齊齊既與魯平故叔老如齊修聘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氏傳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

二十有一年 己酉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拜師謝十八年代齊之師及取邾田也兼謝十

九年齊水之田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不書微也不氏未命也漆間丘邾二邑也昭五年莒夷以年婁及防

茲來奔同此書惡魯受叛人邑也案左氏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庶其之來季武子又以公姑姊妻之故臧武仲譏其賞盜經特書其事惡魯以利接之不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桓子厭黑娶范宣子荀女生懷子即盈十四年欒厭強

逐范鞅奔秦故鞅怨欒氏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妻范祁與其家臣州賓通幾亡其室矣盈患之祁懼其討乃譖盈於宣子曰盈將為亂宣子信之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范句逐之而曰欒盈出奔盈之罪有以取之盈不能開其家有可逐之釁故逐之是亦盈之出奔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此年九月十月日食至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又連食食之變起於文也有雖交

而不食者襄公之世日食者七而三年之中又連月而食者再襄公見制強臣政不已出天象之示戒也

曹伯來朝

左氏傳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也

襄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

音壬地闕左氏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以權臣忌而譖之而出非其罪也儻踰境而思義絕矣極之於其所往孟子猶以為不可況會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之無所容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盈發憤入于曲沃為亂幸而勝不然幾致自貽其禍此皆以私敗公可為後世之戒也

二十有二年

庚戌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夏四月凡十一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子叔齊子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晉知欒盈在齊故會諸侯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以世勲之舊非有犯上之惡徒

以范氏之怨故宣子逐之商任之會已俾諸侯錮之矣猶且逞憾不已再會諸侯沙隨復申錮之之舉逼之太甚是宜啓其怨憤以激其變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楚令尹子南也寵楚人觀起未益祿而有

馬數十乘招權納賄所致楚人患之將討焉追舒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

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追舒而輟觀起 追舒之為人足以殺其身然而楚子與人之子而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行乎天下追舒罪不至死故 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二也

二十有三年 亥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旬卒 孝公卒弟文公姑容立

夏邾畀我來奔 書納邾叛人惡內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

陳 左氏傳陳侯如楚公子黃與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樂二慶族殺之慶氏以陳叛 國陳侯在楚而叛之夏屈建楚與數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單其君板墜而殺人慶氏築板墜地殺樂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及慶寅楚人納公子黃黃因楚得歸故曰納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其言及慶寅何以罪及之也 二慶欲專陳國

譖出公子黃而陳侯不能誅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故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入稱弟無夫弟之道也特以弟書譏陳侯也言歸者以其有歸之理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盈晉勳舊之臣曲沃沃其所食之邑雖奔楚而仍書晉以其非叛末

遽絕之也徒以遭讒被逐而晉侯又兩會諸侯錮之之急使之無所容於是盈不勝忿遂潛假齊之力由曲沃復入于晉攻之不勝乃走入于曲沃初曲沃大

襄二十二年 三十二年

夫晉午告盈必不集事盈答以雖死無悔其志亂可知矣聖人至公之筆原其忿激作亂故不言叛書復入于晉又書入于曲沃者見其入晉不克而還入曲沃使能入晉則不入曲沃矣蓋亦由欒氏怙極而當滅於盈故因內亂以構其禍幸而范宣子能用樂王鮒之策使范鞅奮勇強劫魏舒以分其勢而欒氏敗然亦危甚矣有國者可不鑒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潛助欒盈入晉其志在乎謀晉晉既克欒齊乘亂以掩其不備聲言伐衛其實伐晉也皆

澶淵之盟而伐伯主取朝歌取鄆邵二邑封晉尸于少水齊莊之惡甚矣經書遂原其志以貶之也識者有以覘齊莊之驕恣而禍亂自此作矣嗟夫晉伯衰而諸侯貳大夫強中國之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晉有欒氏之難

齊乘間而往伐魯命豹帥師救之義也豹受命救患當急不當次止于雍榆而不克救經直書之以罪豹也

己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案傳季孫宿兩庶子長曰公彌又曰公鉏少曰紇宿欲立少訪於臧

武仲武仲阿順季孫廢長立少及孟莊子疾有二子長曰秩少曰鞅豐點謂季孫長子公鉏曰苟立鞅請讎臧氏遂立鞅秩奔邾孟孫鞅請臧氏于季孫曰將

為亂季孫怒命攻之乙亥滅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人聚大夫而盟之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紇犯門斬關仲尼曰知之難矣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循理為順恕為恕武仲廢長立少不順不恕也遽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紇亡如防據邑請後魯人為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紇之不以道信矣魯以納庶其異我而以讒去臧孫紇收叛去去智士魯之為國可知矣

晉人殺欒盈 左氏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盈出奔楚義絕於君臣非晉大夫故不曰大夫而但曰欒盈棄族

而出為亂而入眾之所疾晉之寇也故書晉人殺欒盈討賊之辭也鄭良霄奔許已而鄭伐北門鄭人殺之故書鄭人殺良霄與欒盈之事類也故不曰大夫而以舉眾討賊之辭書之

齊侯襲莒 左氏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春秋惟此一書襲謂掩其不備也特書爵所以取之也以大國而為盜賊掩襲之事其惡甚矣蓋侵伐之中罪之尤者也

二十有四年 子春叔孫豹如晉 豹即穆叔也杜氏曰賀克欒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氏傳孟孝伯帥師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

夏楚子伐吳 左氏傳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為下吳召舒鳩張本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以楚莊興

襄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于楚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氏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陳無宇齊大夫從遠啓疆如楚辭有晉師未得相見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莒齊侯前年襲莒既已與之平今復伐莒無信甚矣

大水 襄陵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被廣矣非特魯之災也大水凡九詳見桓元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弑楚子

伐鄭滅舒鳩魯侯朝之卒主中國王氏曰甲者日之首也子者陽之首也癸者日之末也已者陽之末也日之與陽皆君道也首末皆弱君道微矣況食之既乎比非天王之過乃諸侯之過也此年不書王罪諸侯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邾地後為衛地左氏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將伐齊以報前年見伐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攻鄭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

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言齊楚固相結也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正齊之亂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為鄭難則其救不足錄矣

通志堂

通志堂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氏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左氏傳齊人城邾王城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靈王吉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

葬張本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饑凡四大饑一 是年日再食秋大水宜乎冬有大饑穀梁曰五穀不升為大饑有死傷曰大饑

二十有五年

癸丑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氏傳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孝伯仲孫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魯大夫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志不在魯使民不嚴不尚威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襄陵許氏曰崔子之志鄰國知之而齊莊不悟人將戕其躬之不恤而務貪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競而內昏自然之符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

子以弔見棠姜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之祖臣出自桓齊桓偃之祖不可崔子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崔子稱疾公往問遂弑之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杼殺三人乃舍之十二日葬諸士孫之望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如字音悅使隰鉏請成賂晉侯自六正下皆有賂晉侯許之齊莊背晉與楚而陵小國又亂崔杼之室不道甚矣崔杼弑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既聞

襄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其事不能即而討之謀於齊眾置君以定其亂反受其賂何以修方伯之職宜乎大夫自是恣橫而不可制也故經直書崔杼之弑以著其惡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侯再會夷儀將以討齊也崔杼弑莊公為說重賂求免晉受之以成齊亂故經貶之如下文

所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傳初陳會楚子伐鄭當陳隧井堙木刊鄭人怨

之六月鄭子辰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服乃還子產鄭之賢者出師有名晉問有辭背楚與晉故杜氏謂陳以不義見入舍之無譏焉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平聲

夷儀之諸侯也夷儀之諸侯無齊重丘杜氏曰齊地在曹州

乘氏縣有故城王氏曰同盟于重丘以成崔杼之志非義也若與齊同盟而誅崔杼則一動兩得之矣石氏曰同盟以明齊之實在也不序齊人於列而止曰諸侯猶齊之不與也聖人之意可見矣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左氏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八月衛獻公入于夷儀杜氏注夷

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閔衛術失國使衛分之一邑 上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于夷儀此衛侯剽也衛侯入于夷儀術也術以蔑其冢卿失國非臣下所當逐剽亦非臣下所當立故奔齊入夷儀術仍書其爵而不名不名以正其名於復歸則正其失地之罪名之 鄭伯突入于櫟則名之不當立也術入于夷儀則不名當立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氏傳二十四年吳人為楚舟師之役召舒鳩人楚屬國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

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彼無辭而我有功乃還二十五年楚遠子卒屈建為令尹舒鳩人卒叛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大敗遂圍舒鳩八月楚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氏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受之十月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即諸樊也巢南國也門于巢攻其門也如諸侯伐齊范鞅門于雍州絳門于東閭之類 左氏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去聲若落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而射之卒 書吳子遏之名以其卒也射之不言滅何死而非獲也死而非獲則卒也

二十有六年 甲寅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年衛甯殖孫林父出其君術而立剽二十年甯殖疾召其子喜命之悔出其君令入之以掩其罪殖卒至二十五年衛侯術入于夷儀使與甯喜言喜許之大叔文子曰甯子視君不如弈棊其何以免乎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侯術使子鮮為復子鮮辭懼君無信初公與甯喜言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敬如強命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於是甯喜攻孫氏克之遂殺子叔即剽也及太子角 甯喜受父殖遺命使納術以免逐君之名然於術則殖出之喜納之於剽則殖君之喜弒之剽雖以公孫非次而立然甯氏父子君之久矣君臣之分已定而輒弒之故聖筆特正其弒君之罪而書之以示天下後世殖欲免逐君之罪而俾其子陷弒君之惡而已亦與焉何其謬也經書辛卯弒剽而甲午術復歸見術待弒而歸也不言術弒而言喜弒何也喜弒而術歸弒君之罪喜專之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經書叛始此 左氏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杜氏注術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 初衛獻公之奔齊也甯殖孫林父逐之甯喜弒剽以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術復歸于衛 衛侯奔齊入夷儀皆不名此復歸而名之何耶術之出奔不可謂無罪不名之者惡逐君之臣也今復歸而名之正其失國之罪也亦惡術使甯喜弒君而納已也肆姦謀以濟大惡雖得歸不以正也凡言歸易辭言入難辭今歸之易甯喜公

通志堂

通志堂

子縛納之也故劉弒
甫四日而即歸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

于澶淵 左氏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林父以戚邑叛故衛侯之孫氏愬于晉林父叛衛附晉

衛為衛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復愬于晉晉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
穆子即荀吳也來聘召公也召魯公會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
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晉取其田六十井以與孫氏澶

淵衛地又近戚田林父逐衛侯衍衍復歸林父以戚如晉晉為盟主而登叛
人乃率諸侯疆衛田以與孫氏非正也公畏晉往會與諸大夫敵可恥也趙武
貶稱人出良霄忘其為大夫也於宋曹復稱人焉是會也晉平之謬舉宜其自
此而不

競也

秋宋公殺世子痤 左氏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

平公共姬子也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即宋公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合左
師向戌也畏而惡之寺人惠牆氏伊戾名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
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對曰小人之
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
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啟音用牲加書徵之詐掘地作坎用牲加盟為太子及徵驗而騁
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

襄二十六年

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佐也能免我佐

婉順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 聒謹也欲使失期而太子
自裁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 殺世子母弟直書
君者甚之也不省氏無惡明矣宋公輕信伊戾之讒而殺其子以無罪父子之
道絕矣寺人之譖而獨甚宋公者蓋以其內有嬖妾配嫡外有小人結
內援以為之助公之不明故有以蠱惑之也經直書君者端本正源也

晉人執衛甯喜 初衛孫林父甯殖逐其君衍而立剽甯殖疾而悔之謂

其子喜令復衍喜弒剽納衍林父懼入于所食戚邑以
叛如晉而以戚屬晉晉於是為會諸侯伐衛疆衛田以與林父乃執甯喜若以
其弒而執之正也經書晉人不得為伯討者執之不以罪也晉人執之曰爾曷
為納君而伐孫氏蓋為孫氏執之也非伯討也又執衛侯執
之不以罪明也已而衛侯納姬以免晉平之失政可知已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初許靈公如楚請伐鄭 十六年鄭伯獨會諸大夫伐許故許男患欲報之

諸侯於是楚子率陳蔡
伐鄭歸而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左

氏傳齊慶封來聘其車
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
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楚始同主夏盟也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

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於湟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案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故會晉楚以求弭諸侯之兵欲獲息民之名晉楚齊秦皆許之告於小國爲會於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使諸侯從晉楚者交相朝見也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既會楚人衷甲將盟又爭先乃先楚楚實主是盟而經先晉蓋宋之盟中國無伯矣經猶先晉存中國也宋公不書見以國與地者其君必與兵不可瀆亦不可弭如刑罰之不得已也巳之則天下不可爲矣故向戌請賞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欺也諸侯罪莫大焉詳味子罕之論當矣故雖曰弭兵不足貴也自宋之會晉伯已衰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之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衍復歸甯喜納之也初公與喜言政由甯氏既歸而惡其專也殺之則爲不義喜有弑剽之罪

而不以討賊之辭書之而稱國以殺仍不去官者殺之不以其罪也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初衛侯欲返國使公子鱣與甯喜要言焉既歸而殺喜鱣曰逐我者出謂林父納我者死謂喜君失

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病其失言也經書衛侯之弟罪衛侯也言鱣可以稱弟而公不能弟之而使出奔也鱣之去是也可謂見其幾矣不使其兄有殺弟之惡全身去國近乎智織絢不仕近乎廉故經於鱣無貶辭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在會巳稱氏故在盟止書名一事

而再見者卒名之前目後凡也地于宋以宋爲主也湟梁之會巳序諸侯矣不必言諸侯之大夫故云戌寅大夫盟此固省文法也亦以見事之信在大夫也至此諸侯不在會而獨大夫會于宋故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既大夫獨會不可不言諸侯也經特書二事罪大夫專國之威權在大夫而不在君也傳曰楚衷甲趙氏云且大會諸侯弭兵爲事豈有便行掩龍衮之事且子木賢大夫必不爾也傳又云先楚人案當時晉強於楚又是中國盟主豈有後於楚之理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

丙辰春無冰

桓十四年成元年及此二十八年書無冰凡三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

出之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祭用冰去年冬温無冰可藏至春無冰可出因以紀異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氏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杜氏曰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惡

之罪不及不祀

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修時事於魯也

秋八月大雩

左氏傳早也

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孟孝伯即仲孫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屬晉故告晉將為盟故往朝于楚

冬齊慶封來奔

二十七年崔杼子崔成崔彊作亂崔杼出遂見慶封慶封妻縊崔杼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與盧蒲癸易內而飲酒反盧蒲癸避崔氏難出奔者癸臣子之即慶舍有寵言王何而反之亦莊公出奔二人皆嬖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蒞事盧蒲癸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封歸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陳師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齊人來讓奔吳吳勾餘與之朱方富於其舊慶封崔杼之黨專恣荒淫稔禍而出奔書名罪之也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氏傳為宋之盟故公及陳侯鄭伯許男如楚諸侯之君旅見於楚始於此經書魯以見其餘也

晉平不競不能主夏盟宋之會晉楚列諸侯上無夷夏之分伯業由是而衰不足以庇諸侯矣前此公如晉如齊與戎會盟春秋尚譏其非正今公借宋鄭

襄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陳許遠朝強夷聖筆書之非特惡公蓋傷夷狄日熾中國日微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天王崩魯不會葬楚子昭卒公在楚楚使公親祔世變至此惟知有強弱勢力安知有君臣也

二十有九年丁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氏傳公在楚楚人使公親祔夏四月葬楚康王公

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益使公治問壘書追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適以見疏於我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公嘗如齊如晉矣未嘗書在某所此如楚而又詳書在楚以公之居夷狄而失所如也內則季氏強僭不有其君是以書公在疑於無公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致公者殆其往而幸其反也

庚午衛侯術卒

衛侯復歸纔三年而卒不逃右宰穀之先見也子襄公立

闞弒吳子餘祭

左氏傳吳子伐越獲俘焉以為闞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以刀弒之禮君不近刑人不邇怨吳子疏於防慎

以速斯禍經特書之以為
為後世人君慮患之鑒

吳子使札來聘

吳始聘亦止此一聘耳 吳子夷昧也札吳公子季子

札辭國而生亂因其來聘以示貶也 吳子壽夢有子四長曰諸樊次餘祭次夷

昧次季札也壽夢欲立札札辭去諸樊約諸弟以次傳必致國於札札又辭乃

立夷昧之子僚諸樊之子光曰我宜立使專諸刺僚卒稔篡國之禍誰為之耶

是知聖人不以為賢而貶之也若季子者辭位守節則可矣槩諸聖人時中之

道則過矣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南燕見桓十二年註北燕召公奭之後姬姓之國至此始見於經左氏傳

齊公孫薑公孫寵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高止也高止好

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襄陵許氏曰案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

奔君子以為大夫而放于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冬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孟孝伯即羯如晉

報范叔即范獻子士鞅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左氏傳楚子薳罷書名氏無異於申

襄二十九年

三十年

之盟夷夏不辨楚人行伯主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誰責哉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氏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稱世子以明

有父之親稱君以明有君之尊世子般之於君尊親盡矣固雖無道而罪不及民故稱世子所以甚般之惡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

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伯姬之守禮義寧死而不顧其生其志

節貞且烈矣季世衰微罕能盡婦道者故春秋賢伯姬特書以表之也

天王殺其弟佖夫王子瑕奔晉

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甚之也靈王崩僭括欲立王子佖夫

佖夫不知景王殺之非其罪也書曰殺其弟佖夫曰天王而稱弟甚其賊親親之恩忘天倫之愛也案傳周五大夫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以僭括欲

立佖夫遂殺之僭括謀亂而免佖夫不知而死甚矣天王之不明矣雖五臣殺之猶王殺之也為天子而不能一弟故書以惡之范氏曰王子瑕不言出周

無外瑕廖同奔不書賤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叔弓叔老子也共姬從夫諡也內女不書卒嫁於諸侯則書之既錄

其卒何得不錄其葬乎唯所貶則不書葬耳外夫人不書葬宋共姬稱謚而葬以其賢也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皆錄其德厲婦道垂世訓也 連年襄王景王崩魯公不親會葬止令卿往非禮也今鄰國一婦人葬亦使卿往雖曰隱之則過矣

鄭良霄出奔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案左傳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伯有強使之

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于伯有氏伯有嗜酒侈汰又將使子皙如楚子皙乘其醉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未幾伯有襲鄭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 不言復入出未久位未絕也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書鄭人殺良霄 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春秋之法君遇弒而賊未討則不書葬此特書變例也蔡景公雖淫亂君父也而世子般弒之諸侯

不以爲賊而討之乃往會其葬竊意諸侯必潛受其賂故情義如此其篤世變人心至此而天理絕滅矣聖筆特變例而書葬以徧罪天下之諸侯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宋以五月失火諸侯以冬十月會于澶淵方議恤之謀歸宋財

既而亦無歸救災固如是乎上書蔡景侯葬下書諸大夫會爲宋災故竊詳聖人之意比事而觀之可見矣弒逆大事曾不致討而反葬之恤災小事而會諸

襄三十年

大夫何舍大而圖小也故諸國之卿貶而人之而諱魯卿又書其故其貶之也至矣

三十有一年 己未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氏傳公作楚宮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杜氏注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

居先君之路寢而安其所樂失其所也 公自楚歸作楚宮蓋慕悅遠夷之室宇侈麗不度做象而作之以居未久死是宮變夏從夷非正也

秋七月癸巳子野卒

左氏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國敬歸襄公妾子野敬歸所生也次于季氏次舍也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因京毀滅性 經書七月夏正也左氏以夏十一月作周正月故書九月立敬歸之弟齊歸之子公子禚是爲昭公穆叔不欲武子不聽立之 子野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名公未葬也

不薨不地降成君也 不書葬未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左氏傳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來會葬於是始

癸酉葬我君襄公

左氏傳冬十月

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能無從之而死乎爲昭三年滕子卒傳癸酉葬襄公襄陵許氏曰子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滕子會葬非禮也景氏曰當時諸侯不會葬天子而諸侯相會葬焉王室弱而公室強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氏傳莒犁比此乎聲犁莒子之號生去疾及展輿犁比子既立展輿又廢

之犁比公虛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陸氏辨疑曰據傳則展輿弒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誤以之為以字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夏六月平公之弟孫歸生鄭罕虎許人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十

吳郡 陳深 撰

昭公

名稠襄公之子齊歸所生在位二十五年在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

庚申

春王正月公即位

春秋十二公繼未踰年之君者三皆同正君閔之繼般宣之繼赤昭之繼野是

已閔以八歲立內無所承雖繼故而不與聞乎弒故不書以志其哀宣之立雖與桓不同然其母私事公子遂遂託之以奪嫡宣公寧不知之故書即位以與聞乎故而如其意昭公之繼子野非故也正也繼正即位正也胡氏曰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

公羊弱作酌

宋向戌衛

齊惡

公羊作石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

公羊作軒虎

許人

曹人于虢

公羊作溇穀梁作郭七年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宋之盟書

左氏傳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

三月甲辰盟宋之盟楚爭先晉讓之今虢之會楚公子圍以晉楚迭霸更主夏盟恐晉先之於是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不復較故經不書盟蓋楚圍用計而欲爭勝也夷狄之專盟其端見矣經於此二役皆先趙武抑強夷而進中國也劉氏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不稱弟諸侯之尊弟不得以屬通也胡氏曰公子者其本當稱也曰弟者因事而

九百十
特稱
之也

三月取鄆

左氏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

王鮒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指言求貨以請帶為辭弗與梁其蹙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然季孫伐莒累魯國何罪叔出季處叔出使已守國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裂帛示不相逆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之可也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社稷可無亢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傳言伐莒而經不書為內諱也言取乘莒亂而得之易也晉楚會諸侯以弭兵而盟季武乃乘莒之隙以兵取鄆志貪利而不顧信義幾陷叔孫以為國羞晉雖未肯遽戮而豹亦殆矣矧昭公即位之始內外未聞德音而首取鄰邑以自封殖豈交鄰國之道乎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氏傳秦后子即鍼也桓公于景公母弟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如兩君於景公之世其母曰弗去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悼公卒
莊公立

昭元年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公穀作大原大原晉陽縣穀梁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左氏傳晉

中行穆子即荀吳敗無終歲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聚卒而戰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木又作隘以什共車更增十人必克困諸阨又克去車故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為步陳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入五乘十五人今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吳之變人不肯即卒斬以狗為五陳以相離制步卒為五陳互相救援蓋以道阨難於用眾制為五陳不相聯屬易於進退兩於前兩也伍於後伍二也專為右角專三也參為左角參四也偏為前拒偏五也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狄為中國患久矣僖文之際連年入寇自成二年晉厲公敗之交剛迄悼公伯狄師不出至是而敗狄再見然晉伯之衰止此矣魏絳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母乃不可乎及悼公卒未幾復有伐楚之師至昭十二年經書晉伐鮮虞則狄之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與出奔吳

莒子二子長去疾次展與莒子

遇弒去疾奔齊展與立奪君十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齊雖納去疾莒先召之故經從國通例書入展與奔吳展與吳外孫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故以國氏不稱公子者以其無所稟命自以為公子可立也展與踰年之君也不書莒子國人不與之亦不君之也然猶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春取鄆今又乘莒之變恃其徒眾往正疆界以亂為利也

葬邾悼公

通志堂

通志堂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公穀作卷 左氏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

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于郊謂之郊教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楚公子圍弒其君麇而立乃以疾赴諸侯經不破其偽何耶是時晉伯衰而楚最強中國諸侯力所不能討故聖筆包顯微之義因之而不革也楚使使如晉求致諸侯復請昏晉皆許之於是大會十二國于申雖夷夏混淆而中國之列侯居過半矣向戌子產之良威獻會禮焉遂用齊桓會召陵之禮中國愈弱諸侯皆從夷狄矣聖師感世變之若此倘革而正之恐天下後世以楚麇之弒而伯主不問諸侯不討反從之以主盟會則其視弒君等土苴耳故因其偽赴而不正其弒逆之辜為中國諱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氏傳公子圍弒楚子右尹子干即公子比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即黑肱 蘇氏曰君弒畏偏而出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氏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起代趙武為政而來見魯禮

也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夏叔弓如晉

左氏傳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案傳駟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又與游楚爭娶于徐吾氏徐吾氏歸楚黑怒欲

昭元年一二年

殺之楚知之逐之以戈傷君放楚于吳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作亂欲去游氏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專伐伯有而臯一也兄弟爭室而臯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臯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惡鄭伯不討有臯以放乎亂也黑富而怙強鄭人畏之故日肆其惡子產因其疾也數其臯而殺之然亦幸而勝之耳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

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禭服 公之如晉非禮也非禮而往至於見拒然後歸孰若始遣季孫宿行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唯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取困辱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公羊作泉 成公卒悼公寧立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滕小國使叔弓會葬甚矣

秋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故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

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大雩凡三說見桓五年

冬大雨雹

張氏正蒙曰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而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氏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相親此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自冬甫春大雨雹者二陰陽乖戾之氣也左氏載申豐之對歸咎於不藏冰天

人之理未必在于此豐季氏之黨佞人也不肯端言其故蓋陰侵陽不入則為雹是時春已三陽陰猶盛而于陽其應為三家專政無君之兆故洵有此災異昭公曾不知懼而思其政之闕失宜乎出亡在外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胡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淮夷淮浦之夷也申姜姓國

南陽宛縣 諸侯自夷儀之會晉受齊賂不討崔杼以成齊亂而晉失其政矣宋之盟則政在大夫晉楚始同主夏盟自此諸侯不出者幾十年中國無伯矣楚公子圍弑邾敖自立使于晉求合諸侯晉許之於是諸侯大會于申而楚主之不殊會淮夷楚固同類在會之諸侯亦從異類天下幾何不胥而為夷乎周自東遷天子受制於諸侯魯文以來諸侯受制於大夫此年申之會中國受制於夷狄尚有魯衛曹邾不至厥後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而政日以衰故楚得以

昭二年

三年四年

聘其欲而無忌憚矣經書楚子於諸侯之上正以病中國之無人也

楚人執徐子

左氏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故書人以譏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

吳執齊慶封殺之

左氏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夫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楚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吳

邑齊慶封所封申屈蕩之子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其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穀梁傳慶封其齊氏何也為齊討也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不曰楚子會諸侯伐吳不與夷狄主中國也執徐子楚意也不以諸侯共執為文而曰楚人執徐子所以甚楚子也吳之伐執齊慶封者亦楚意也不曰楚執之而以諸侯共執為文不與楚子之討慶封也楚非為齊誅故不繫以討賊之辭也

遂滅賴

賴公穀作厲賴國今蔡州襄信縣有賴亭左氏傳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鄆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及公子棄疾城之而

還穀梁曰遂繼事也許氏曰惡其因義而為利以惡終也既伐吳執齊慶封殺之今又滅賴夷狄之暴甚矣

九月取鄆

左氏傳取鄆言易也襄六年莒人滅鄆此言取鄆者蓋莒滅鄆以為附庸今魯乘莒亂取之爾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案傳初穆子辟僑如之難成十六年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

焉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樓深目而獶喙號之曰牛助予乃勝之及兄宣伯奔齊魯召穆子歸襄年庚宗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女生曰姓謂子也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號之曰牛使為豎小臣也寵長使為政公孫明與叔孫相知於齊歸未逆國姜公孫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迎之田於丘猶遇疾豎牛欲亂其室讒殺孟逐仲疾急召仲牛許而不召豹飢渴牛不與食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豹孽媼而相之五年仲至豎牛攻殺之昭子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報父仇也穆子才智士也少避難偶非其類遂有孽子以符所夢故寵之卒為讒殺二嫡其身亦餒而死蓋由犯禮不慎其始卒迷于愛以致大禍叔孫不徵於理而徵於夢果可恃乎昭子不以豎牛立己為勞亟發其罪端遇其報天也昭子之識見亦遠矣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魯本二軍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一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仇吳而疑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故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

昭四年 五年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嬭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

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大夫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莊公孫懿伯也其人賢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鬻利人之難取也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不憂其所底止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公二年嘗如晉為晉所辭至河而復今又復往公之卑弱見侮而不知恥可知矣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氏傳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及防魯莒三邑牟夷非卿

而書尊地也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錄其人杜氏注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地譜密州安丘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魯之於莒鄰國也元年取鄆六年取郟今又受牟夷以牟婁防茲三邑來奔貪利而不顧義甚矣不五年而取其五邑欲盡其地矣經屢書之以惡內也時公如晉未返而輒受莒叛人三邑惡季氏之專也胡氏曰經於三叛人襄十二年鄭庶其五年莒牟夷二十一年知黑肱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氏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范鞅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

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聞音開乃歸公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

音泉

左氏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

陣也蚡泉杜氏注魯地魯東境之地張氏曰晉人方欲止公以魯受牟夷敗莒人大夫之專不顧霸討君辱比書而臯大夫之專可見矣

秦伯卒

左氏傳秦后子復歸于秦秦景公卒故也秦鐵奔晉是歸秦景公卒哀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氏

傳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楚三邑以報朱方之役五年冬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越始見經如姓夏后少康之庶子封於越其先也越國會稽山陰縣經於楚不遽進之越初見即書人以其為中國患淺與楚暴不同也

六年

乙丑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杞文公卒平公立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襄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為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衰季溺心嬖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惡可一日而不開明哉

秋九月大雩

旱也

楚遠罷帥師伐吳

左氏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

昭五年 六年

遂泄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子蕩即遂罷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于房鍾吳地獲宮殿尹棄疾棄疾鬪韋龜之父非公子棄疾也子蕩歸罪於遂泄而殺之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遂泄也而泄伏其誅故書遂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弭兵鋒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寢強

冬叔弓如楚

襄陵許氏曰四年公會申既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未能故以叔弓先聘明年而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左氏傳齊侯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即其燕伯三年出奔齊今將納之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號燕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璽玉櫝竿耳玉爵不克而還

七年

丙寅

春王正月暨齊平

穀梁傳平者成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爾雅曰暨及也孫氏曰齊來求平不得已而許之故曰暨且明非魯志也齊強魯弱以魯婚吳附楚也故來求平

三月公如楚

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夫遂啓疆來召亦往也去夏而從夷經特書以貶之也

往也去夏而從夷經特書以貶之也

叔孫婁如齊蒞盟

穀梁曰蒞位也內之前定之辭曰蒞外之前定之辭曰來始齊欲我平魯不得已而與之平今乃

使婁往蒞盟我所欲也彼既求平而又往盟是反畏之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襄公卒孔成子立靈公元穀梁傳鄉曰衛齊惡在元年今日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

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來也王父名子也蓋言父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有生在世子前王父名之者則亦不改也親之所名臣雖欲改君不當聽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王父沒則稱

王文命名之

九月公至自楚

公如楚凡六月而返書至幸之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襄陵許氏曰季武子相魯作三軍舍中軍唯已所利取鄆瀆盟敗諸

侯約幾陷名卿以為國憂則知昭公乾侯之禍其專欲不忌之習非一日也

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丁卯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

昭六年七年八年

陳侯溺卒

左氏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

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不曰公子招而曰陳侯之弟招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哀公昏迷溺愛而以公子留屬其弟招與過而輔之哀公首禍固可罪也招以叔父之親不思宗社之

重而逢君之惡殞冢嗣以立庶孽及其禍作哀公亦憂患自殺以致楚滅陳而縣之招之罪大矣

罪大矣

叔弓如晉

左氏傳晉侯築虎丘斯祁之宮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虎祁地名叔弓如晉賀

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當楚之強暴專盟橫行中夏晉侯於此時宜與二三忠良深慮遠圖思所以制之之道方且侈汰自安唯宮室是

崇是可弔不可賀也吁晉文之伯政衰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氏傳干徵師赴于

楚且告有立君告立留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

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為君何以稱公子留留立於招未成君也

秋蒐于紅

杜氏注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劉氏傳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為不言公公不

得與於菟爾曷為不得與於菟三家者
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公子招歸罪於過而殺之以說於楚過與招殺過然過與殺偃師之罪重招殺過之罪輕不與招之殺過也故以陳人自討為文招所以不死而得放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

越殺陳孔奐

左氏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偃師之子圍陳宋戴惡會之十一月壬午滅陳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子執而放之陳孔奐無辜之人也楚子殺之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而淫刑以逞不仁之甚也經直書之惡楚也

葬陳哀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之也泰山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氏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不行會禮故不摠書楚滅陳諸夏之大夫震懼不召而至皆旅見于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是年楚滅陳以穿封戌為縣公

許遷于夷

左氏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許畏鄭欲遷故經以自遷為文

夏四月陳災

楚滅陳已縣之矣及災經猶書陳災公羊謂存陳也此後五年而陳復天未絕陳陳未亡故也仍書陳災者中國無滅於夷狄之道也書滅以罪夷狄書陳災以存中國

秋仲孫矍如齊

左氏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盛聘以結好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今修盛聘得繼好息民之禮也築苑囿於即也昭公為強臣所制不思危辱將至方且築囿於即即非國內乃遠地也徒知從事游觀之樂豈急務乎

十年 春王正月齊欒施來奔

齊欒施高彊嗜酒信內多怨彊於陳氏鮑氏而惡之陳鮑及其醉而攻之欒高戰不勝來奔不書高彊非卿也齊政歸陳氏久矣欒高陳鮑之仇也欒施高彊既奔則陳氏由此益大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左氏傳平子即意如伐莒取郟音

搜莒邑獻俘始用人于亳社亳社殷社魯有殷社所謂兩社是也至是魯始以人祭殷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杜氏注取郟不書公見討平丘故諱之十三年平丘之盟不見公公不與盟又執季孫意如以莒告晉伐之故也胡氏曰已舍中軍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三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王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眾為己私耳

戊子晉侯彪卒

左氏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

左氏傳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宋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左氏傳宋平公卒元公立杜氏注無冬闕文公羊成作戊

十有一年庚午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

左氏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

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弓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肝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蔡般殺君父而立其罪固不容誅諸侯不能討十三年矣楚子誘而殺之遂滅其國執世子以歸用之其心本非除逆特利其土地以詐取之而肆其虐耳故經惡楚子而名之不與其為討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母胡女歸姓

昭九年 十年十年

大蒐于比蒲

昭公方有母喪而不廢蒐況大蒐非諸侯所當行是越禮之中又越禮也夫喪不貳事果有外侮關於社稷則不得已而行之今之蒐可已而不已昭公在疚曾無一日之戚其心喪矣宜乎被出而卒不返矣比蒲地譜是魯南鄙之地

仲孫矍會邾子盟于侵祥

左氏傳孟僖子即矍會邾子盟于侵祥禮也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杜氏注侵祥

地關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

魚斬切地闕晉韓起率諸侯會于厥憇謀救蔡也經不書救蔡以其畏楚而不能

救也楚自會申之後滅陳圍蔡愈肆其暴晉為盟王恬不之恤惟荀吳以為不恤亡國將焉用之茲役既合天下之兵而不能救徒遣使請命于楚而楚弗許是示之不能而楚益驕且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得以行其虐也然書此無貶者聖人感世變若此故略之而不復以禮義望諸侯矣此後間一貶之而又不忍終棄之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歸昭公之母齊諡也左氏傳葬齊

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穀梁以歸用

左氏傳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杜氏曰用之殺以祭山楚子而曰楚師惡而

之貶之也惡其用眾而不與其滅也君沒未葬或已葬嗣君稱子今蔡侯死

於楚其喪未至況當危難窮迫雖立不成乎君故但稱世子楚自四月圍蔡世

子有守禦至于十一月凡八月而力屈被執楚以有不服故以其歸而虛用之

有之效死勿去為子道盡矣故不沒其世子之名春秋書滅國者多矣未有如

此暴者書誘書圍書滅書執又書其虛用之故特詳記又稱時稱月稱日以慎

之蓋以傷中國之衰微而甚惡夷狄之殘忍不道也

十有二年辛未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年燕伯款出奔齊

六年齊伐燕欲納之受燕賂不克至是始納之于唐高偃高偃玄孫齊大夫陽

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左氏傳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眾也因唐眾欲

納之故得先入唐而未得至于燕也燕伯三年出奔名之今納之不名與襄二

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同蓋國君非臣下所當逐入于夷儀納于陽不名以正

君臣之分也以燕伯之身未至如衛朔衛衍鄭突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

凡諸侯之奔有書名者有不書者書名者罪失守也不書者皆被兵出奔怒其力不足也出入皆名者皆有惡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鄭簡公卒

左氏傳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

昭十一年 一十二年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而復左氏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鄭

治也故辭公公

五月葬鄭簡公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羊作然穀梁作虎左氏傳楚子謂成虎若

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當貶

楚子信讒殺其大夫不當貶成虎不能行傳以名為貶未可以一槩論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左氏傳季平子即季孫意如立

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即公子愁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子謂愁我以

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

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介副使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南蒯為季氏不禮謀去季氏而立公子愁不克而事變愁不得不奔其志則忠

於魯也杜氏以謀亂故書名謬矣

楚子伐徐左氏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蹇尹午

陵尹喜五大夫帥師圍徐以懼吳徐吳與國圍之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

晉伐鮮虞

鮮虞白狄別種也在中山新市縣古鮮虞國子姓左氏傳六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冬伐鮮虞因肥之役也經書晉伐狄之也傳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假道鮮虞聲言會齊乃滅肥又伐鮮虞是行夷狄之事故狄之昔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特書晉以狄之時楚滅陳蔡而晉不救以其力不能故不復罪之能伐鮮虞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絕意中夏而棄諸侯也何以言盟主故春秋狄之以著其罪也

十有三年

壬申春叔弓帥師圍費邑叛故叔弓以兵圍之凡家臣

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胡氏曰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上而不忠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下而不禮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蒯之叛雖以季氏不禮之故而其所以欲去季氏以強公室則未為不忠於魯故難以叛書之但書使大夫帥師圍費亦見季氏雖強而家臣不服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乾谿

在譙國城父縣東竟楚子審莖有子五人曰昭曰虔曰比曰黑肱曰棄疾審卒昭立昭卒昭之子麋立虔弑之而自立比出奔晉黑肱奔鄭楚虔立十三年棄疾為蔡公觀起之子從在蔡矯蔡公命召公子比與黑肱入襲蔡奉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美音即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遠氏許圍蔡消蔓成然羣失職者以

昭十二年 十三年

入楚因正僕人李斯官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楚子虔駭縊于芋尹申亥氏比之歸非其謀也亂始於觀從而成於棄疾以比為名而已為君非比志也比不志為君迫於觀從棄疾而以身許之以致虔死則雖不弑君而弑君之名比尸之矣比之歸虔猶在楚不曰入何也觀從召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也棄疾為蔡公志於篡久矣而觀從召比之至乘諸失職者之亂既已致虔之死又殺其子大惡則比當之矣比既無能無德而棄疾安肯使之坐享其位故譎計以恐之使之自殺則棄疾之志得矣其謀亦巧乎哉故春秋於比不以討賊辭書者殺之不以罪也故以兩下相殺之辭書之比雖立而曰公子比亦不以為君也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以長幼之序立之也春秋誅其意歸罪棄疾而無所隱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公子比鄙懦人耳初觀從召之也非有為君之心從挾之入楚立之為王從又說之殺棄疾不從乃行其行也從未必不反為棄疾謀及棄疾使人徧呼國中逼之自殺視比之行止死生皆聽人自為略無所能則棄疾安肯君之哉比雖立而不能君其國故經不稱君但以公子書之又不足以討賊書原棄疾之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今在開封府封丘縣東漢志尚為平丘縣左

氏傳晉成虎音斯初宮也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在十年鄭曹邑魯取之晉將以諸侯來討為晉討魯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夷昧也于良下邳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督師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之合諸侯止于此矣雖能張中國之勢未足以服夷狄也王人與十三諸侯會兵車之盛固足以使強楚知畏陳蔡滅國一日俱復然徒耀以兵威而不以德異乎桓文矣自平丘一盟之後訖于召陵諸侯不出者二十四年至若鄭陵一會參盟復作自齊威以來未之有於是再見自是晉不復主盟而齊專盟矣晉之霸業自是而不復振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書同盟者以齊人不欲盟要之乃可鄭伯滕子邾子又皆從楚非一日今一旦會盟

不得無疑是以必為之同盟異其自此無復有異矣再書 **公不與盟** 此會以邾

平丘者胡氏曰惡之也惡其德不競而矜兵甲脅持之也 **公不與盟** 以邾

莒愬魯取郟故意欲討魯今將因會而執季孫意如故怒公而不使與盟雖一時似有沮喪之辱而此盟不與得免於罪實為幸也此非國惡故聖筆不諱而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晉執意如亦伯討也何以書人曰季氏專廢之使三家臣順徒信邾莒以魯數侵不能共晉貢而遂執之安得為霸討故稱人以臯晉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蔡周宗室陳虞舜後

昭十三年

楚靈彊暴一旦滅之伯主不討諸侯不救楚平立乃復之諸侯若不聞焉則是二國之命制于夷狄也聖筆以陳蔡自歸為文所以折強夷而存中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也陳蔡之復聖人舉王法以治蓋陳蔡者先王之建國非楚可滅而可復也故書爵歸言二國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

士景伯辭公于河 公不與平丘盟又以季孫意如在晉故再如之晉人辭焉至河乃復晉彊而魯弱甚矣

吳滅州來 左氏傳吳滅州來楚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人民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

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州來楚邑也不言吳帥師不言侵伐于以見其滅之易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大夫不致見執而後致亦危之也不稱氏前見也

耳 意如被執子服惠伯從意如之歸以子服私說荀吳之謀以利動之也晉之政可知矣

三月曹伯滕卒 武公卒子平公須立

夏四月 夏四月凡十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氏傳莒著音除丘公卒郊公著子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之弟庚與共蒲餘侯莒大夫茲大也惡

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迎庚與於齊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春秋書法表見王道而已不誅其人若鐸類者多矣此意自韓愈發之韓愈詩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

十有五年

甲戌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

公羊作夷昧

卒

王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魯武公廟

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氏傳籥祭于武宮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籥羽舞也方入而大臣卒故去樂而終禘祭之事春秋常事不書此記禮之變而書之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臣也楚平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費無極楚之讒人也惡朝吳之寵以討害之使蔡人逐朝

吳出奔鄭楚平不察無極讒慝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可不畏哉聖筆志朝吳出奔為後世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氏

傳晉荀吳伐鮮虞圍鼓白狄之別克之以鼓子戴鞮歸帥師伐鮮虞凡三

冬公如晉

左氏傳平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公不以不與平丘為恥而往如之屢見辭於晉今

昭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又復往微弱甚矣

十有六年

乙亥

春齊侯伐徐

左氏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徐地也徐人行成徐子及鄰人莒人

會齊侯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襄陵許氏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略以齊之強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區區務乎伐徐伐莒之利志亦卑矣

楚子誘我蠻子殺之

蠻公羊作曼杜氏注河南新城縣有蠻城今伊闕縣新城也

左氏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

蠻子之無質信也使然丹誘我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蘇氏曰楚子誘蔡侯殺之名而書地以夷狄害中國疾之也誘殺我蠻不名不地夷狄相殘略之也我蠻不名告略也

夏公至自晉

左氏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公至自晉子服昭伯子服回也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

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魯昭朝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問其罪而止之昭之儒可知矣責其自強必不能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

也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十有七年丙子春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朝魯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雜處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晉滅之

舉荀吳名氏非褒辭也纒得無貶耳晉以其貳於楚故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

辰亦為大辰伐謂參伐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北極天之中也迷東西者常視此別心伐何以書記異也左氏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孛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齊人夫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天道恒象示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權竿玉瓚鄭必不火于產弗與胡氏傳大辰心也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大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

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于宿也當是時吳人潛亂憑陵上國日敵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

氛稜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

昭十六年

十七年

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卿獲淮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言戰不言敗勝負均也春秋伐者為客見伐者為主吳伐楚戰于長岸先書楚人主

及客也楚疆非吳之敵今長岸之戰勝負適均由楚德不競故其疆易弱經特書之于以見強之不足恃也

十有八年

丁丑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平公卒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氏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魯矣是謂融風火之始也融風不也宋母

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前年有星孛于大辰裨竈豫言四國同日火今已驗鄭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

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裨竈雖言之於先子產以天道遠亦不深信遂不聽竈以權竿讓火但修德以德消變耳

六月邾人入郟

音禹又音矩邾姓國在琅邪開陽縣今屬沂州臨沂縣邾人乘邾人藉稻蓋履行之若今踏田也襲之遂入盡

俘以歸邾反邾夫人而舍去聲其女不義甚矣故明年致宋之伐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冬許遷于白羽

白羽一名析楚邑今鄧州內鄉縣許自夷遷葉今復畏逼於

通志堂

九百八十
鄭楚人遷之白羽皆以
自遷為文蓋許志也

十有九年

寅春宋公伐邾
左氏傳邾夫人宋向戌之女故向寧感

之乃盡歸郟俘胡氏曰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師也故

夏五月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氏傳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

君殺梁傳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

其弟虺哭泣歔飭粥啗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悼公瘧世子止進藥公飲之遽卒夫疾瘧未足以致死飲其藥即死豈非藥之

誤以致死乎觀左氏所記世子出奔與穀梁所載止悔恨之言則因藥誤而死

無疑矣誤以藥殺亦猶弒也其心雖異乎商臣蔡般之所為而春秋一以弒書

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加之大惡所以過墓弒之萌爾使後世凜然知懼

逆之惡安可逃其罪乎此聖筆垂訓之意也

己卯地震

石氏曰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氏傳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莒使孫

其夫已為發婦及老託於紀鄆託身紀鄆之邑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繡連所紡以度城而藏

之以待外攻者欲報仇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緹以登登者六十

冬葬許悼公

賊不討何以書葬曰止非躬蹈乎大逆也其出奔哀毀自

二十年

己卯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蘇莫公反又音夢今曹州乘氏縣古鄆

城也言自鄆者大夫有罪待放于境而

後出奔也胡氏曰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賢之為公子喜時

子臧也之後賢之也喜時能以國讓以其賢者之後苟有善焉斯進之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盜衛司寇齊豹也縶衛襄公長子也縶有疾弟

北宮喜褚司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討豹遂與此三人作亂殺

縶齊豹非卿書盜者目罪人之賤者也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累

而攻之一日而三卿出亡君臣之道喪矣宋之亂自此而未已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平公卒太子朱悼立弟東國賂楚費無極計以出朱故奔楚而東國篡立昭二

十三

二十有一年庚辰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公即位通嗣君也左氏傳晉士鞅即范獻子來聘叔孫即昭子為政季孫平子欲惡諸晉憎叔孫位

在己上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鮑文子歸費在十四年為七年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卿位卑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甲晉國也將復諸寡君言歸告君討魯罪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言魯不能禮事大國為哀七年吳微百

牢起本襄陵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公羊作畔宋司馬華費遂之子

貇及多僚相惡多僚譖貇于公公將逐之貇殺多僚劫費遂以叛而召亡人華亥等華向入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南里宋城內里門宋城舊廓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向等與宋分國而居之召吳楚以自救齊師宋師敗吳師遂敗華氏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楮丘大敗華氏楚遠越帥師逆華氏諸國大夫遂出之華亥向寧華定華貇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向前年抗君背國結黨而出今年因華貇召之復入

昭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于宋南里以叛為人臣而悖亂搆禍若此所當誅滅而不赦今入宋而戰敗宋師既圍之於內諸侯助之於外何患賊之不得也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諸國大夫救宋經皆不書聖人之意可見也想其時叛臣困守圍內至急必行賄於諸國大夫不然何滅叛垂成而欲縱之也度諸大夫又慮楚援無功或致怒楚不日盡力誅叛俾宋逸之失此之舉亂臣賊子無忌憚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

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至相過也二至長短極故言相過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陰侵陽是陽不勝陰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

昭子叔孫婁曰子叔即輒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八月乙亥叔輒卒

見上文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氏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朱之叔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

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嘗誘蔡侯般殺之又執世子有用之東國欲奪國賂楚權姦出朱而立朱奔訴于楚不克以權姦為之謀以阻之也然二子棄中國忘世讎其惡甚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克鼓在十五年鼓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公如晉至河而復凡五詳見昭二年

二十有一年

辛巳

春齊侯

伐莒

左氏傳齊北郭啓齊大夫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

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齊謂也之外莒於是大惡其君為前年莒子來奔傳襄陵許氏曰齊景矜忿貪欲不務反德而亟伐人國以誦莒於稷門矜而自功惡能及遠哉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氏傳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

之臣為君憂寡君請受而戮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繼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向叛逆之罪不可勝誅宋師圍之必可勦之也諸大夫畏楚之救請縱之俾楚有功亂人得以逸宋洎諸國大夫俱可罪也

大蒐于昌間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大蒐于昌間公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襄陵許氏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

時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咸強公失其政兵戎是務而禮防不與上下相與以樂恬憂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氏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傳王與賓孟即起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

昭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庶子伯蚤事單穆公獻公劉執事伯蚤劉狄穆公單旗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子朝有欲位之言故劉蚤惡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故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蚤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蓋太子壽之母弟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劉單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亂故速石氏曰魯使會天王之葬者二叔孫得臣葬襄

王與此叔鞅葬景王是也魯公不親往而使大夫非正也

王室亂

王室亂景王為之也景王太子壽早卒次立王猛又寵愛孽子子朝而欲立之不克而崩劉子單子奉子猛為王而子朝結黨作亂

書王室亂者言亂自內作猶若一家之亂也皆襄王子帶之亂與此同何為不書曰成晉之功也一定襄王而亂不復作也今子朝之亂而特書者傷晉文不復見而無以治之也不先書王室亂何以書後事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劉單奉子猛為王而子朝作亂故出居于皇以避之猛未踰年稱王成猛之為

王以猛為宜立也出而言居如成君也其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子朝亂猛位未定進退在二子也二子卿子爵皇周地河南鞏縣有黃亭未逾年不可稱天王稱王繫名乃王者在喪之常稱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邾鄆今河南洛陽也即所謂成周也不言成周而言王城

以未得國也再書以王者見劉單挾天子專國柄也其言入子朝難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氏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不成喪也釋所以不書王崩已丑敬

王即位猛母弟王子旬館于子旅氏周大夫不崩不葬降成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時十月官籍談荀躒以九州之戎即陸渾及四邑之師納王十二月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等處

閏月晉箕遺樂微右行詭取前城及圍郊其始皆內懷觀望無救難之實也王室之亂若此天下卒無諸侯之助匹夫之救故雖有晉之師累至而春秋皆不書之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壬午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

案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邾武城人

塞其前道徑魯之武城斷其後之木而弗殊弗絕之也邾師過乃推而蹙之推斷木而蹙仆於地以絕邾師走路遂取邾師言易也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婁如

晉謝取邾師之罪傳言晉人來討何其愬之急而討之速而經不見蓋魯取邾師度邾必愬于晉故令叔孫往聘以抒其事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

書晉人貶晉執使人取邾師非使人

之罪言執我行人甚晉之罪也魯取邾師邾愬于晉晉為盟主當問魯之罪可也今執其行人豈其罪耶故書晉以人貶之也晉雖執叔孫問罪卒不能屈而歸之安能使邾之心服而魯

之知懼也晉伯於是乎衰矣

昭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晉人圍郊

左氏傳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王師晉師也郊子朝邑癸卯郊潯潰二邑子朝所據亦未晉師在平陰今河陰縣王師在澤邑周地王使告間

子朝敗故敬王使人告閑暇於晉庚戌還呂氏曰當時王必以為無假晉師故使之間

晉師歸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之潰遂取子朝不如後日之難也胡氏曰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也張

氏曰既不書晉師之納王又不書郊潰而特書晉人圍郊則晉之勤王不力縱賊不誅以貽後患之罪具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東國假楚以計算國今朝楚而卒于楚屈已事歸不二年身死于外亦可誅也

東國卒昭侯申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氏傳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之患之又將叛齊烏存莒大夫率國人逐

之烏存執及道左庚輿過之遂出奔幸而免耳齊人立郊公為君而不仁幾何而不亡其國庚輿入國不書書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音甫楚地安豐縣胡子

鬃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氏傳吳人伐州來楚邑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

瑕卒楚令尹楚師燔音大滅為燔言軍中無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

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再亂楚必大奔請先去者備薄威示之崇整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因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吳壽夢子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沈胡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吳師三國奔楚師大奔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取以辨上下定民志書胡沈以自滅為文皆以其自取滅亡深惡之也 不書楚者吳知楚令尹亡將卑而六國心不一以譎計又以晦日忌戰出其不意不待成列先誘三國戰三國敗而獲其君諸侯奔而楚師亦奔故不書也 傳初言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則楚師同在此也楚雖不喪師而大奔亦敗也不然遠越何肯自盜而不歸也經特以楚未嘗與吳戰故不書楚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王猛之母弟敬王旬也既葬踰年臣子可以天王稱之矣

經直書之所以明天下之君也居狄泉避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居此言未得京師也尹氏尹文公圍周世卿也不書爵不書名字曰尹氏譏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猶曰尹氏所欲立也將欲王天下而尹氏以世卿擅國獨欲立之則莫之與矣經既書天王居于狄泉繼云尹氏立王子朝篡辭也其惡不待貶而自見矣

昭二十三年

八月乙未地震

地震凡五詳見文公九年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七如晉一見止四見拒而不得入今書有疾乃復公羊氏所謂殺恥也因有疾

以殺畏晉之恥 公累如晉而累有見卻之辱曾不知愧微弱之甚豈能自立哉宜乎見制權臣而卒于外也

二十有四年

癸未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矝

俱縛

卒

孟僖子也

媯至自晉

公羊作叔孫舍胡氏從之 晉執媯而釋之以歸故書其至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傳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

公羊作鬱釐

冬吳滅巢

左氏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行吳疆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邑能無亡乎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守巢鍾離二大夫幾如是而不及

郢胡氏曰巢楚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入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甲申春叔孫婁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案左氏傳鄭子太叔見晉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

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之亂今四載矣晉為方伯帥諸侯勤王平難持反

掌其乃命大夫出師圍郊之後不出者又二年王子朝之黨日熾敬王出居狄泉有東王西王之分二十四年三月方使士景伯問周始絕于朝之使及六月

鄭子太叔至晉有言方議明年徵會黃父又皆使大夫往養亂至數年而後定京洛交戰喋血敬王出入靡定晉侯曾不以王室為憂愧乎厥祖文公矣果以

大夫而定王國政在大夫權移于下實啓將來之禍未艾也黃父即黑壤晉地

有鸛鵒來巢公羊鸛作鸛左氏傳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魯大夫

曰童謡有之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云其後卒為季氏所逐范氏曰鸛鵒不渡濟非中國之禽故曰來飛之類屬陽得氣

之先鸛鵒不踰濟今至魯其徵見矣書有以非所當有書來巢非所當巢物失其性而反其常異之大也季氏以臣抗君昭公出外是其應也

昭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氏傳再雩旱甚也魯旱甚不

月而再雩瀆神者數鳥能消變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魯昭孱弱不能自立久矣一旦

強悍之季氏何不思之甚也季氏擅權凡四世矣得眾之久豈易圖之昔宣公末年歸父欲張公室而未能豈區區稠父所能去之哉宜乎見逐于外也書孫

于齊不言奔諱之也次止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陽州齊魯境上地

齊侯唁公子野井左氏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平陰齊地在濟北今東平府

平陰縣公先至于野井濟南府禹城縣東野井亭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杜氏注齊侯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逆之往至野井

安之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昭公不量力欲攻季氏不克為季氏迫脅而出往齊求援欲假齊之力伐季氏齊侯遠唁禮與辭雖足觀特末耳而卒無為公討強臣復國之實意豈非陰與季氏乎經書唁公實貶齊侯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叔孫昭子魯之良大夫也昭公孫于齊昭子自闕歸見季孫謀納公季孫許之而異

志昭子憤其見欺祈死于宗戊辰卒杜氏曰取為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左氏傳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公羊

傳曲棘者何宋之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錄之杜氏注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外黃城在開封雍丘縣胡氏傳宋元季孫意如之外舅元公夫人曹氏生女妻意如不此之顧而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恤其私親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季氏邑魯之所有齊侯取以處公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外取邑稱人齊獨稱侯者以齊有方伯討不登畔人之意所以異之也惜乎齊侯不能以義討季氏使公得復國而徒假之以力取邊邑以居之非正也故書取焉取易辭也魯昭不能取而齊能取之以此見昭之微弱不能自有其國而他人是望可哀也已

二十有六年

乙酉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魯境其書至宜也猶在外故書地見為季氏所拒而不得入國也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胡氏謂書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齊侯遠唁昭公盡其辭禮而實有拒之之意取鄆以居之使之於魯境僅得有所處而其實陰與季氏使之得以恣其專齊侯無急義救患之心洞見矣經止書實事而義見於言外季氏之罪自可知也

昭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夏公圍成

成孟氏邑也孟氏得民久矣公假齊師之力圍之者成不服而拒守也見國內知有季氏而不知有昭公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鄆音專又音圍左氏傳謀納公也

此參盟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

公圍成而鄆陵之會至書居于鄆明不得成也率謀納公已而不果納公復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

楚

案傳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天王入于成周盈不黨乎朝知其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成周今在洛陽城東三十餘里故城即周公所營下都也王城今河南城武王定鼎于郊鄆至成王在豐使召公先相宅卜澗水東遷水西而營洛邑是為王城子朝作亂居王城今雖奔楚尚有餘黨敬王畏之徙都成周經不言歸而言入以著即位于外也亂之萌也皆景王寵庶孽以構禍其危甚矣亂至數年而後定聖筆特書于魯史以垂世戒也

二十有七年

丙戌

春公如齊

自鄆行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氏傳言

在外也公在外邑故書地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氏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于燭庸帥師圍潛楚邑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楚莠尹然工尹麋音君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鱣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胷遂弑王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皆僚母弟吳子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僚夷末之子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宜歸之光不當立僚也故春秋不書光弑僚而稱國以弑者罪當時秉政之大臣也大臣置君使內外物議厭服庶幾國本定而不搖若出於私意立非其正未必不貽禍將來也經之稱國以弑其言微矣

楚殺其大夫卻宛

案傳稱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賄而信

宛不察甲兵豈宴享贈遺之物無極俾陳之以與子常無異戲兒童而宛特信之何蔽之甚也且其蹈殺身之禍是時楚平昏虐囊瓦貪殘以無罪而殺楚之良俾讒譖得以肆其毒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

扈 案傳會于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樂祁犁衛北宮喜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拒之曰二子皆圖國者也而納魯君請從二子圍魯無

昭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季孫逐君眾所疾惡范鞅貪而志

賂反道季氏之善使少知義肯如是乎其人不足取也然經無貶辭以有成周之善故序而不略也文十五年諸侯伐齊齊略

晉不克還經於是略而不序 扈京兆府鄠縣扈鄉

冬十月曹伯午卒

悼公卒弟聲公野立

邾快來奔

快邾大夫不氏略之也邾之臣來奔者書之邾與魯鄰國而聚其逋逃經悉書之以示譏也

公如齊

自鄆行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

丁亥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六月而葬緩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在魏郡晉境內邑公如晉求援次于乾侯以待命晉不答焉此明年所以復居于鄆也公連

年如齊而不見禮今又如晉而不得入其窮辱若此齊甥舅之國而晉又盟主皆與季氏而不見恤中國之伯政衰矣公至晉于家子請文以待命而公弗聽晉人使復于境而後逆公已在外有一子家而不用

其言則公之自任以取辱宜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定公卒獻公薨立

六月葬鄭定公

三月而葬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悼公卒頃公結立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子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氏曰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

前此公次于陽州而書公至自齊者齊侯見公也今言至自乾侯者晉侯不見公也所以深罪晉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唁公不得入于晉也高張高偃子唁公稱主君大夫稱主君比魯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

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公為齊所卑故復適晉見恤

公如晉次于乾侯

再如晉亦不納公既無所往姑次于乾侯昭公至自齊居于鄆三至自會居于鄆一至自乾侯居于鄆一書至書居所以存君也公播越于外不獲其所而魯國君臣之義其可絕乎下書公在乾侯亦此意也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晉坐視而不之救齊徒唁之而未嘗見恤亦何濟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潰散也民散而逃去也公居鄆四年無德以懷其民民畏季氏之威而不安嘗以公而敗于且音直知矣今潰而叛去

昭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之公尺地一民無有也往于乾侯聊復寄耳書鄆潰如鄭棄其師梁亡是也

三十年丑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經每歲首月書公在乾侯者存公也公居于鄆猶魯地也客寄

乾侯晉地也非其所矣必言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其罪權臣貶諸侯之意具見矣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以其留於夷狄為失其所故亦書其所在以讖之也今之書在以外不敢遽無公也其於君父之義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頃公卒定公午立

秋八月葬晉頃公

三月而葬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案傳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已卯滅徐徐子章

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逸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不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常山劉氏曰齊滅譚譚子奔莒楚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温温子奔衛國滅君奔皆不名春秋之世強陵弱眾暴寡而滅人之國其君力有不勝而奔者於其國義未絕也訴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邦可復矣焉可遽絕之哉唯徐子章羽獨名者以既服吳而奔楚安有興復之志乎故名之以著其絕也

三十有一年

庚寅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音歷于適音的歷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

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侯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言魯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扈之會晉欲納公范獻子受季孫之貨而還季孫必用意深結獻子今晉使荀躒來將以納公而獻子又私謂季孫令必來季孫如會何晉不罪季孫反與之會皆季孫善於要結晉卿為之蒙蔽而不見其惡季孫包藏姦惡善於言辭繆為禮遜所謂象恭滔天者也晉定為下所蔽不能燭其姦其昏可知安能主夏盟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襄二十五年薛與盟故書獻公卒于襄公定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左氏傳季孫從知伯即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

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謂季孫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言晉君恐不獲納君之罪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始歸祭言且歸攝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魯昭既出如齊如晉皆不見納

昭三十年 三十一年

徒使使來唁特虛禮耳昭之庸劣執蔽固不足道君也季氏以臣出君可乎齊晉不明君臣之義為季氏要結其卿以自固卒之寵姦成亂不知從自及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杜氏注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左氏傳邾黑

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也許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辛卯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闕口暫反杜氏注公居

乾侯遣人取之石氏曰非公意也如取鄆取鄆之比杜氏誤闕東平須昌縣有闕城魯羣公墓地今東平府須城縣東平鄆州昭公之難叔孫自闕歸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蓋魯地也

夏吳伐越左氏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歲歲星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

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果滅吳去此三十八歲吳報越昭五年從楚來伐之滅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

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

通志堂

周

左氏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

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

所當城之丈數揣高卑度高下揣度厚薄勿溝洫度深淺勿物土方物相也相取土之方而議遠邇邇議徒

之遠邇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財用知費幾財用書餼糧知用幾糧食以令

役於諸侯屬役賦丈賦所當城丈尺書以授帥而更效諸劉子帥諸侯之大夫效致也韓簡

子臨之以爲成命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

侯之大夫相帥以成之此變之正也孫氏曰城成周者不與大夫城京師也天

子微諸侯又微故諸侯不城京師而大夫城之是天下無諸侯也故云諸侯之

大夫城成周以惡之張氏曰敬王遷都成周因諸大夫城之而以成周書紀實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左氏傳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爲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昭公憤其太專攻之不克而出如齊如晉

求援而不見答晉雖欲納公不思逐季氏使公從晉而入亦仍制於季氏故昭

公不肯入而卒客死于外而當世之於季氏則亦莫之罪也吁人心至此禮義

絕滅惟知有勢利耳故經于公之出魯國政事皆不載但書公所在蓋聖筆誅

權臣存大義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昭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十一

吳郡 陳深 撰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

壬辰

春王

昭公於去年之十二月薨于外二子公衍公爲季氏惡之而廢嫡將立公之弟公子宋至六月公之喪至五日而宋

始即位宋非受之先君受之于季氏自正月至六月魯國無君而正朔無所承故經但書春王二字不書正月略之也所以抑強臣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大夫韓不信城成周以仲幾不受功擅執之而不以天子之命又

不以歸京師故經書以疾之其專執無君之罪具見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喪至而即位示

有所繼也當不崇朝即定又奚待六日乎蓋意如有所制也書之以著其惡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昭公薨于乾侯暴露六月喪始至魯七月而後克葬季孫猶欲溝其墓域而易

其諡號以榮成伯之言而止季孫之惡著矣

九月大雩

書不時也詳見桓五年

立煬宮

煬音羊去聲立者不宜立也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昭公之出季氏禱

之昭公死外季氏以為獲福故立其宮書以譏之

冬十月隕霜殺菽

菽經歲而後成耐寒之物也十月初寒沍霜未嚴何以能殺菽也書此以記異也

二年

癸巳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天火

曰災言火自雉門延及兩觀也正義曰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曰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太宰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眾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曰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懸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石氏曰明堂稱魯之宮廟與天子之制同者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天子之制也傳稱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兩觀天子之禮也魯以周公之故僭天子之禮久矣春秋因其災以見之言過制以致天災也魯不敬天之戒而又新作之失禮甚矣大室屋壞御廩災成周宣榭火之類必更而新之經皆不書惟此雉門及兩觀書者惡內之不祗天變而以僭侈為所常也

秋楚人伐吳

吳子誘楚師至而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大夫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

於是吳入郢自昭三十一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楚介在南荒夷蠻相攻不可單錄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

定元年

二年

于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微之於此而後至於禍敗失國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穀梁傳言新有故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雉門兩觀天子之制魯僭久矣既

災而復作習舊而不知為非履變而不知為戒春秋因事以示貶也

三年

甲午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

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臯鼫由又切

二月辛未邾子穿卒

左氏傳邾莊公與夷射音夜姑飲私出闔乞肉焉奪之杖而敲去聲之三年邾子在門臺臨廷闔

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闔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廢于鑪炭爛遂卒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莊辛子隱公乞立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六月乃葬緩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左氏傳盟于邾修邾好也杜氏注邾即拔也邾淮陽軍下邳縣東八

十里有邾子城宣四年平莒與邾

四年

乙未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蔡侯如楚因不與子常來佩止之三年後獻之得歸蔡病之如晉請伐楚晉請命于周於是天子之

卿大合諸侯會于召陵將以救蔡伐楚也而卒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不振旅而還卒使吳乘其釁至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召陵此舉合十八國之眾而不能有為但入楚之竟而已故經書侵楚陋之也當時晉雖主之實劉子為之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之師盛於五伯未幾不幸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左氏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沈役屬楚未始通晉則何以責其不會伐蔡以晉命恃強滅沈以之歸而又殺之甚矣它日寧免公孫翻之禍乎書以歸罪沈子嘉不能死社稷故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由又反程子曰公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則此盟公意也故書以及

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臯鼬杜氏注許地繁昌縣東南有城臯亭

定二年 三年 四年

杞伯成卒于會悼公卒僖公過立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容城地闕或以為近晉

秋七月公至自會不致侵楚公以得盟為幸

劉卷卒杜氏注即劉盆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為告同盟陸氏纂例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左氏傳楚為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故經稱晉以狄之今晉會諸侯不為蔡伐楚蔡為楚圍而不之救而又伐鮮虞畏強凌弱也然經仍書晉士鞅衛孔圉何耶晉棄諸侯固可罪而蔡無滅國之禍輕重之異也士鞅即范鞅孔

圍孔

葬劉文公文諡也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地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楚圍蔡蔡求救於晉荀寅求貨於蔡弗得而辭蔡侯遂折召陵之謀蔡去晉

求吳救吳許之冬十一月蔡以吳之師及楚戰楚師敗績囊瓦奔鄭吳稱子善救蔡也然經不曰救者吳楚相攻非一日吳子胥宰嚭皆有謀楚復讎之志蔡人往請會逢其適吳遂假為蔡出師之名本非有救災恤鄰之實故不言救囊瓦以貪殘敗國喪師又不能死故記其奔而稱人賤之也書蔡以吳子者言蔡能用吳而左右之也吳楚強弱雖不同不以夷主中夏也然自此之後吳日強遂主中國會盟矣

庚辰吳入郢吳子救蔡伐楚春秋善之及囊瓦敗奔長驅入郢乘其國破君亡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君舍于

君之室臣舍于臣之室虐及生死不義之甚狄道也春秋惡之故不書爵而舉號反而狄之也

五年丙申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公羊作正

夏歸粟于蔡左氏傳夏歸粟于蔡以周亟急也於無資杜氏注蔡為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

於越入吳於發聲也從其本國之自稱也猶所謂句吳也左氏傳越入吳吳在楚也乘吳在楚而其國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左氏傳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劉氏意林曰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卒也絕之則其著也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為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國於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之為定之大夫也

定四年 五年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左氏傳三年秋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五年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鮮虞白狄別種也前年秋晉士鞅與衛孔圉伐之今冬士鞅又帥師圍之晉不能以德懷之徒數加以兵兵愈忿而愈不服經屢書之以惡也

六年丁酉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左氏傳鄭滅許因楚敗也許依楚楚師敗不暇救也許自隱十一年魯齊鄭入之後使許叔居許東偏成十五年遷于葉昭十八年又遷于白羽定四年又遷容城許偃鄭數為鄭所困故依楚而屢遷之近楚以圖存也六年楚為吳所敗鄭乘其敝使大夫遂滅之鄭以大夫滅諸侯而以其國君歸甚矣春秋之義以其君歸者皆名之以其失地不能死社稷罪之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左氏傳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晉靡也晉靡周地周僭稱鄭人以作亂為之伐晉靡晉使討之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諫而止張氏曰奉晉命以討鄭黨亂人正也然陪臣方執國命使衛侯不聽公叔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通志堂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氏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二子請已謂晉人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許氏曰魯國政在大夫而家臣能強使之則家臣始擅國矣劉氏意林曰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公室以自封久矣事不成故竊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方復為之請於伯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宋樂祁聘晉其家宰陳寅知晉政多門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宋專使來聘晉敬盟主也而晉卿范獻子與趙簡子私忿以宋使有所獻於趙故譖而執行人經稱晉人以執貶之也非伯討也執無罪徒絕鄰國之好耳況又出於大夫私意晉侯之昏庸可知宜乎權移三家而伯統絕矣

冬城中城

社氏注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穀梁又以公懼三家而脩內城然不可得而詳矣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仲孫何忌不言何闕文也鄆貳於齊故二卿帥師圍之其專甚矣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左氏傳齊侯鄭伯盟于鹹 鹹地微會于衛衛侯欲

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許氏曰伯道墮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 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 召陵之會晉卿求賂諸侯皆貳齊鄭會鹹又徵會于衛將以同叛晉也是時大國唯晉鄭齊衛又數背叛相侵伐齊晉兩國相為強弱晉強則同諸侯以附晉晉弱則合諸侯以自強若魯衛鄭則視之以為向背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氏傳見上文 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齊盟鄭又盟衛同叛晉也晉景不足望齊盟鄭衛亦欲伯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西鄙齊景乘晉之衰無德以懷諸侯

徒欲以力定伯不知其不可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公侵齊門于陽州 魯陽虎用事無軍政故以侵書之而公亦以危致也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左氏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

曹伯露卒靖公卒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去年秋齊國夏來伐以魯之從晉也今年公出師報之也不為無故然至於再

興師而齊未嘗懼而求平亦未聞戰魯之出師凡三月勞民已甚於齊初無損益故兩書侵皆言公志其愧也齊之師再至則兩書伐我見齊強魯弱也

公會晉師于瓦左氏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杜氏注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今滑州白馬縣不曰會晉士鞅而曰會晉師重師也以其來救故公逆會之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左氏傳秋晉士鞅會成桓公周紳士侵鄭圍蟲牢鄭邑報伊闕也六年鄭伐周關外晉為周

報遂侵衛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則失霸何日之有報伊闕者假王命也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齊盟鄭于鹹盟衛于沙鄭衛始叛晉於是晉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

葬曹靖公三月而葬遠

九月葬陳懷公三月而葬遠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左氏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魯為晉討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曲濮衛地杜氏注結叛晉也

從祀先公杜氏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謂將正二公之位次也石氏本此意曰文二年躋僖公此書從祀先公則魯之逆祀至此而

順也馮氏謂從非訓順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曾子問曰裕于大廟其主皆從歷代宗廟郊社之址皆有五帝山川功臣從祀之址然則從祀者蓋言隨而祭之也詳其事書曰從祀先公則昭公可知矣不言昭公內諱也昭公卒于外喪歸意如尚欲溝絕其地域不使與先君同既而止葬其墓南以是而觀則昭公未得入廟也明矣五年意如卒六年陽貨欲去三桓尚厭魯人之心始置昭公於先公之廟而祀焉爾昭公入則閔僖當祧去廟中之昭穆正矣胡氏引此說言陽虎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國人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書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王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

盜竊寶王大弓杜氏注盜謂陽虎也家臣賤故曰盜寶王大弓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穀梁以寶玉為封圭始封之圭大弓為武王之戎弓

季孫意如逐君專國如此其強也其子斯乃為家臣陽虎所制而拘之虎欲順祀先公將享于蒲圃而殺之幸而公斂處父知以告孟孫期孟孫以兵救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桓子謂林楚往孟氏得免於難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入與陽氏戰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如公官取寶王大

通志堂

弓以出入于謹陽關以叛經不書略家臣也 寶王大弓周公之分器魯國之重寶陽虎竊之以奔將以賂外國求容也其後虎自以不義之甚而歸之有國者不能保其世寶尚足為國乎虎之叛則略而不書分器失則不可不書也意如卒未久子斯幾為家臣所殺亦幸而免天之報施顯然若此姦愴亦可以鑒矣

九年庚子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董卒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二物先代之寶失之書得之亦書不曰盜歸寶王大弓者盜微賤不可再見虎將走齊畏齊人弗義其盜也故反之

穀梁曰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眾也 六月葬鄭獻公三月而葬速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左氏傳齊侯伐晉夷儀克之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

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復顧下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糕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齊伐晉夷儀克之猶畏晉未敢遽進

衛侯過中牟往助之次于五氏齊為晉所敗經不言伐而言次何也惡其伐盟主也凡言次皆緩也蓋二國謀禦晉魯也然其實聲言伐晉以脅魯將俟其來求平也故明年魯及齊平亦同皆晉矣

秦伯卒哀公卒孫惠公立

定八年 九年

冬葬秦哀公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寢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十年辛丑春王三月及齊平杜氏注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呂氏曰及齊平我志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夾公穀作類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今海州懷仁縣左氏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奉龜曰

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言聞又避之趙氏曰案經不書盟傳何得云盟蓋左氏欲以歸汶陽之田歸功夫子故為此說殊不知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故自遽辟之已下至齊侯將享公悉不取許氏曰昭公以來魯滋以削君行必致蓋易危也夾谷之會孔子正勝然猶致之存戒心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左氏傳報夷儀也晉人討衛而衛不服晉以昨涉陀盟衛拔衛侯之手無禮遂執陀殺之以求成

亦不許何晉不思衛恃齊故爾倘有以服齊則衛自來矣今圍之而不知懼徒以堅齊之從耳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鄆謹龜陰三邑皆汶陽田也案傳魯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

馬以從以禮相見齊侯使萊人鼓譟欲執公孔子命司馬止之而折以理齊侯愧又優施舞于幕下孔子使司馬誅之齊侯歸告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

通志堂

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得罪於魯君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
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
之田以謝過 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想其時歸齊至
此方返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言歸不言來言歸又言我我則魯所欲也今
之歸田程子所謂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曰來歸使魯欲得故地縱以兵革攻伐
否則厚幣巧辭以請亦未必能得聖人一言而以正勝齊侯心服內愧乃自歸
之此聖人存神過化之妙有以落
其良心非智謀者倉卒所可為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

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之邑初叔孫使馬正侯犯殺郕宰公若藐弗能而
使圍人殺之侯犯以不能副叔孫之命遂叛故叔孫與仲

叔圍之弗克秋再圍之亦不服其強可知矣工師駟赤為叔孫謀俾侯犯事齊
宣言郕中齊人將遷郕民郕民駭圍侯犯犯出奔齊人致郕 犯以事齊及奔齊乃致郕

於魯 三家專魯久矣至是而家臣爭叛理宜然也今經直書大夫
再帥師圍邑不出公命陪臣據邑以叛此事而觀天下事可知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使樂祁于晉晉執之八年樂祁歸卒于大行晉
士鞅曰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今宋公使樂大心

樂族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樂祁之子濶怒而潛于公逐之濶責
大心同族不去樂大心責濶衰經等 大心辭使宋公已怒之及濶之潛固易行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嬖濩富獵分其室五分與獵有白馬四
公嬖向魍魍欲之公朱馬鬣尾以與魍地怒使其

定九年 十年

徒扶魍而奪之母弟辰使地奔以禮辟而請君止地君不聽辰亦奔 地於己
之嬖不吝公之嬖則吝亦偏於私矣宋公以嬖而失二弟友愛之義固可貶辰
強挾二卿而出二卿亦
見脅於辰俱可罪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齊地地譜今屬鄆州平陰
縣 魯定之初晉伯雖衰猶能

會盟諸侯故城周之役侵楚之會臯鼬之盟鄭皆與焉及聲公即位晉伯會盟
侵伐蔑然不舉故鄭始東結齊魯與晉為敵定十年會齊十一年平魯又涖盟

至哀二年 又與晉戰

叔孫州仇如齊 左氏傳武叔聘于齊
杜氏注謝致郕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 苦侯
出奔陳 傳見上 劉氏曰諸侯
之尊弟兄不得以其屬

通其弟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宋公之弟辰言不能親親也暨者何及也猶暨
暨也蓋強脅之也 書宋公之弟辰交譏兄弟失道也書暨仲佗石彊出奔貶

大臣不能自立為辰所
脅而奔亦交譏之也

十有一年 壬寅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

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 劉氏曰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
不得已之言也 宋景嬖向魍公子地怒魍而出奔公

通志堂

之弟辰請止地公不聽忿而挾二卿亦奔無大故輕於去國固可罪何未幾四
臣據宋邑自陷於叛逆其罪不可追也書自陳者藉鄰國之勢以叛陳之罪亦
著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宋公以譖逐大心大心在曹聞宋公子
地公之弟辰仲佗石彊叛于蕭自曹往

從之雖不書叛
其叛可知矣

冬及鄭平 左傳始叛晉也杜氏注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
曰始 公六年侵鄭為晉討也今及鄭平始叛晉也 平不書

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
春秋之所以終始也襄陵許氏曰夫晉之為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
離心焉者政在多門貨賄讒慝汨昏
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祁也

叔還 音旋 如鄭泣盟 還叔誦曾孫案世族譜叔還
是叔弓曾孫此云叔誦誤

十有二年 癸卯 春薛伯定卒 襄公卒
君比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 許規切 郕 三桓之邑皆為城以自固故其家臣恃險
以叛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 郕費成也為三

家忠謀墮毀其城使無所恃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一邑
已墮而成獨不服雖公圍之亦不克郕費強難克而克之成最易而不克何耶

定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蓋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
孟孫偽不知我將不墮故公圍成弗克齊人以孔子為政饋女樂三日不朝孔
子遂行所以墮都之謀
終於圍成而不果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左氏傳衛公孟彊伐曹
克郊曹邑還 又重十三年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費 費季氏之邑三家不慎於禮擅城
其邑雖欲墮之而不從卒受其害

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攻入公之側幸而伐之勝二
子奔齊遂墮費家臣屬邑在國內而強悍不能制其亂極矣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黃齊地杜氏
注盟結叛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成孟氏之
邑公斂處

父先謂孟孫以為保障而不欲墮之故公圍之弗克郕費不易克二子皆墮之
公圍成弗克其不足與有為也成國內之邑而書至者臣強君弱其危甚矣無
異於外也

十有三年 甲辰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垂葭衛地一名耶 吉簡反 氏
高平鉅野縣有耶亭今屬

濟州 齊侯衛侯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為之援

夏築蛇淵囿

書不時也 許氏曰魯政不脩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己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圍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大蒐于比

音蒲

夏蒐非時 昭十二年此年 十四年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衛大夫連年專伐書以惡之 已見前十二年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案傳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舍諸晉陽鞅邑午歸告其父兄皆曰不

可衛以是故與邯鄲親而寘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齊必來報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之好不絕如之而歸之晉陽趙孟不察其謀怒而殺午趙稷午之子涉賓午家臣以邯鄲叛俾司馬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午之母荀寅姊妹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荀寅子娶吉射女以殺午故伐趙氏鞅奔晉陽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經書曰叛人臣不當專土也入者不順之名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躒言於晉侯曰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

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二子敗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此書法與上同三叛臣之罪均也皆強悍不知有君晉室自是微矣 朝歌晉地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南有牧野

定十二年

十三年

晉趙鞅歸于晉

左氏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蘇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罪均也鞅以有助故

得復韓魏與范氏中行氏相惡今乘其隙告公伐之而請復趙欲使二子益忿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鞅之言歸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 晉國載書始禍者死鞅之欲益衛貢殺邯鄲午非始禍乎晉侯既不能致辟於鞅反從韓魏之請俾已叛者復歸于晉無政刑矣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歸易辭也叛而歸言其自如亂之甚也

薛弒其君比

胡氏曰稱國以弒當國大臣之罪也 比弒而惠公夷立又名寅

十有四年

乙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左氏傳初衛公

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鮒而告之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鮒曰無害子臣謂文子能執臣禮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成將為亂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趙陽趙厲孫親富不親仁胡氏曰衛侯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成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怨之府也使成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通志堂

牂

音臧

左氏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頓子小邦欲事晉背楚陳附楚者也故又絕其好頓子知慕中夏盟主而事之其好尚固可取也殊不思晉之伯衰諸侯俱叛一旦楚陳來伐誰能救之坐待其亡以取困辱公孫佗人以中國之大夫而從夷狄以滅人之國其惡甚矣以頓子歸不言歸陳歸楚蓋以二國滅人之惡為重故不暇別以歸何國也頓子書名責其不能死位無復國之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氏傳北宮結來奔公叔成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公羊作醉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左氏傳吳

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足大指取其履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若滋去惡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許氏曰書檇李之敗用見吳光玩兵滅身以為殘民伐國之戒書越敗吳下曰吳子光卒隱然示光因敗傷而卒

定十三年

十四年

也不言爵不言師不言戰皆夷狄之又略之也書敗者詐戰也哀元年吳子敗越吳越不告故魯史冊不書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左氏傳晉人圍朝歌以范中行氏據朝

間即牽地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為范中行為會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曹地左氏傳范氏故也許氏曰齊魯宋衛崇獎逆亂謀動于戈大義亡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市軫切石尚稱名固知為天子之士而非大

禮行故書名以貶之也賑祭肉也腥曰賑熟曰膳禮助祭則受胙天子於諸侯固有歸賑之禮魯未嘗助天子之祭而天子遣使越千里而歸賑非禮也經特書以示譏焉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劉氏權衡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敘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

登臺大子出奔宋子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出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之淫則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成趙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入其家使真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常

山劉氏曰蒯賸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臯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賸欲弑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哀二年晉趙鞅納世子蒯賸于戚亦書世子同此義張氏曰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不然春秋至趙鞅之納猶與以世子之名何哉

衛公孟彊出奔 左氏傳衛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奔鄭自鄭奔齊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嘗奔陳自陳入于蕭以叛今又自蕭奔魯魯不惟不能討又從而容受之何耶

大蒐于比 音比 大蒐于比蒲凡三詳見前年 邾子來會公 方蒐而邾子來會則知公在蒐所矣

而不書公以軍政久不屬公皆季孟為之也邾子來不以朝禮故但書來會而蒐又非宜會之處故明年邾子復來朝魯

城莒父 音甫 及霄 莒父霄魯二邑杜氏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此年無史闕文

十有五年 丙午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隱公來朝邾子益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 漫徧也徧食其身杜氏注不言所食舉死重也 趙氏曰予早年嘗怪麋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兵于會稽時有水旱癘疫之苦至明年牛災小鼠能噬牛才傷皮膚無不死 郊天子祭天地也魯僭禮屢致災變神不享非禮可知矣而當時君

定十四年 十五年

臣不悟猶改卜牛聖筆因事書之以志非禮致變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滅胡書楚子爵其胡子豹書名罪在豹也吳入楚

胡子乘亂盡俘其邑之近者以歸小國不安分而暴虐若此楚既定又不事楚是自取滅亡故楚子滅之罪不在楚也又不能死位而楚以之歸亦當書名貶之也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運轉也巳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三卜不吉巳見神不饗非禮而又再三瀆之瀆則不告矣雖二吉猶不當為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不薨于路寢非正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 內卒凡十四公

得正而薨焉者唯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氏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在哀

十二年 公子地奔鄭宋鄭之間有隙地六邑亦作頃丘至暢品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鄭人將以處公子地故伐以取之 許氏曰宋大國也資王伯之餘業至于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為之也 無競維人 豈不信哉

齊侯衛侯次于渠蒧公羊作蘧蒧 左氏傳齊侯衛侯次于蘧蒧 女

辭也不書救 不誠于救也

邾子來奔喪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自周之衰諸侯廢此禮邾滕近魯之小國魯定公之喪邾子來奔喪及葬滕子來會葬以天子之禮待列國非正也自是諸侯奔喪由邾子始然不過以強弱利害行之耳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劉氏曰此要為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公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為夫人耳石氏曰其為妾也故其歸不幣不逆不至子未成君也故其死不薨不諡不葬不小君也纂例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妣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邾子奔喪滕子會葬皆非禮也以見大國恃力而小國因事以求說也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利害強弱為國者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穀梁

定十五年

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昃乃克葬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已定丁巳日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葬非禮也無雨備故待霽而後葬與宣八年葬敬嬴同書實事以示譏也

辛巳葬定妣公羊傳定妣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非夫人而書葬定妣宜矣

冬城漆邾庶其以漆問丘來奔則此城漆者庶其邑也魯嘗受叛人規叛邑今城而固有之非義也張氏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啓鄰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讎聞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十二

吳郡 陳深 撰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定姒所生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丁未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氏傳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定四年蔡人男女以辨男女各別係累而出降使疆于江汝

之間而還楚使徙國江之北汝之南蔡於是請遷于吳楚既遷蔡更叛楚就吳隨漢東之國自楚武見伐之後不復見者一百四十餘年未嘗列諸侯之會蓋世服於楚也吳師入郢楚子奔隨而隨獨免之卒復楚國故德之而使列於諸侯今得見於經定六年許為鄭所滅未久復見楚封之也經不書不與中國制在夷狄也楚師遷蔡經止書圍蔡蓋蔡嘗以吳師入楚幾亡其國楚復讎之事可恕也故書楚子圍蔡而稱爵恕楚之辭也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春秋書郊終於此魯郊非其禮而又非其時故

牲被災害比比有之經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則有不勝書故聖筆因其變而志其失以示戒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氏傳齊侯衛侯次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魯師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魯不書非命取棘蒲晉地

許氏曰霸主奉王以正天下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定十四年邾子來會十五年邾子來朝其年定公薨邾子來奔喪邾之事魯甚謹定

公喪甫暮而仲孫何忌伐邾書之以見內惡也

二年申戊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取漵

火號反又音郭

東田及沂西田

左氏傳春伐邾將伐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漵沂之田而受

盟襄十九年魯嘗取邾田自漵水今三卿帥師伐邾又取漵東沂西之田三家伐國非君意取田以入己私也經列書之以彰其惡魯兩納邾叛人邑三取其田幾何而不盡也三家恃強凌弱不道甚矣以中國伯衰故無所忌憚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句音鈞邾地春秋

書盟止此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劉氏曰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三家政由己出既取邾田又強要之盟邾何敢弗從紆其滅亡幸矣經列書之以著其惡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靈公卒世子蒯聵出奔在外蒯之子輒立

哀元年

二年

滕子來朝

滕來朝凡四今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經書衛世子本其當立也書納于戚不于衛輒拒父

之惡不言自著矣蒯雖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後欲立郕郕辭遂止及公卒而蒯之子輒立則立輒非君命也使輒知其命之非正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順而國定矣柰何輒貪國而不知有父堅拒其入蒯居戚十三年因孔悝之臣乃得入而輒始奔魯是滅其天性絕其天倫不可立於天壤間矣尚何足以君國乎經書鞅納衛世子鞅不降書人得無貶焉則知所納善也與晉人納捷菑于邾者異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

師敗績

鐵衛地在戚城南左氏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即罕達子般驕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即鞅

衛大夫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也於車中獲蠶旗大夫救之以戈鄭師獲溫大夫趙羅大夫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皆言帥師其眾敵也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趙鞅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兩不足書侵伐無客主也罕達送輸而趙鞅禦之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氏傳吳洩庸如蔡

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于吳言不時還駟之所為吳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楚圍蔡蔡降使疆于江汝楚師還又背楚請遷于吳吳許之又悔吳以師臨蔡蔡侯懼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於是徙于州來書大夫而稱國以殺君與用事大夫擅殺之也蔡悔請遷及吳師入委罪於人自此誰為盡忠以謀其國宜乎上下危疑旋致禍敗也

三年 己酉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氏傳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鮮虞也

衛石曼姑為衛輒圍戚而書齊國夏先之者子不可以加父臣不可以加君也特書以誅其惡許氏曰觀乎蒯聵之亂則齊景之不霸可知矣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地震凡五詳見文九年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氏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寔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天

子七廟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僖不毀非禮也三家以出於桓而立於僖以是為悅者桓至此十世僖至此七世矣僖而存之瀆禮之甚天變豈虛加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

公羊作開陽杜氏注魯黨范氏故懼晉

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元年鼠食郊牛三年地震宗廟災變異之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未務

哀二年三年

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以十年宋大心奔曹而助之故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氏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之寵臣曰無死南孺子之子季桓子妻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女則肥季康子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圍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康子聞桓子有遺男不須遽請退當令鞠育之俟其長而還以位則善矣正常言未幾而奔公使共劉視之則已殺之矣康子僞勇於退而使人戕之也貪位而忍心如此不義甚矣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杜氏注公子駟之黨放公孫獵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眾人

擅放之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惠公卒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去年伐邾取田與邾子盟今年又圍邾皆叔仲貪利忘信也經

詳書以志其惡

四年 庚戌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

吳

左氏傳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音懲楚晉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即公孫霍蔡侯詐吳乃委罪執政以說人心危疑又將如吳大夫懼其復遷公孫翩逐而射之卒蔡人殺翩公孫辰奔蔡殺公孫姓公孫霍疑皆翩之黨也翩之黨猶名則翩非微者也非微者而稱盜蓋一旦竊發爾國君行有軍從居有衛兵而為盜所殺其君之不道可知矣胡氏所謂變文書盜以警有國者之君也書盜殺蔡侯申繼書公孫辰出奔見辰亦與聞乎弑畏人疑之而自逸耶經去其官亦微見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許氏曰天下無霸故宋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蔡侯既為盜殺未久主殺二大夫者誰與當時用事之臣也故

前輩疑蔡下闕一人字蔡人殺二大夫以其翩之黨春秋稱國以殺而不其官以專殺大夫之罪書之蓋以其黨罪未明而失刑耳

晉人執我蠻子赤歸于楚

楚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河南北楚使謂陰地之命大夫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少習商嶺武關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我蠻子以畀楚師經書晉人貶之也我蠻失地窘窮奔于晉之河南山北楚人求之晉人詐執之不仁也執而歸之楚不義也以中國之霸主而歸夷狄之俘不競至此可哀也已僖二十八年晉

哀三年

四年

侯執曹伯畀宋人今曷云歸于楚胡氏謂猶京師楚也畏楚之強也呂氏曰春秋之世諸侯視強弱相侵伐以相取下動失其正人理絕滅不道之甚也

城西郭

魯城西郭以備晉也

六月亳社災

亳即殷也亳社殷社也殷都于亳武王克商而班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社者封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天火曰災亳社災屋之故有此災此制計必始于湯也亡國之社災變之大也書之以記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卒

頃公卒隱公虞母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

辛亥

春城毗

毗魯邑城之以備晉也魯不能親仁善鄰連年懼晉啓陽去年城西郭今年城毗明年又城邾瑕勞民以興土功經屢書之以示貶也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氏傳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齊侯杵臼卒

左氏傳齊燕姬生子燕姬景公夫人生孺子不成而死未冠不成人諸子鬻如景公妾之子荼嬖荼即安孺子諸

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聞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欲立荼未發姑以此塞大夫之請公疾使國

惠子國夏高昭子高張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唯文七年不告月此年葬齊景公爾皆譏其變常也 春秋不書閏月此其書閏何也喪事不數閏譏其閏月葬也

六年 壬子 **春城邾瑕** 杜氏注任城亢 苦浪又音剛 父縣北有邾婁城今濟州任城縣地也劉氏曰或邾之瑕也或曰內邑也 魯自背晉數年間凡八城邑懼晉來伐以嚴守備勞民極矣未聞修德布政以自力經屢書之以示貶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氏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晉寅于柏人

吳伐陳 左氏傳吳伐陳脩舊怨也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陳大夫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哀二年侵陳今又復脩舊怨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氏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言諸大夫將棄子之命子早圖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禍子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陳乞將立陽生乃與諸大夫謀先逐高國高國去陳乞弒君之謀得肆矣高國並為世臣一時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陳乞諂事而

哀四年 五年 六年

不察其詐謀反覆卒墮其術中故書名以罪之也

叔還 音旋 **會吳于柎** 柎楚地 叔還以吳在柎故往會之始結吳好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將戰王有疾卒于城父子章立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 書齊陽生入于齊繼書陳乞弒其君荼見陽生與聞乎故也陽生已奔魯何為而遽入于齊陳乞召之來也乞召之來匿於其家將以之為君也以之為君必去荼也荼之弒乃陽生令朱毛遷於駘而殺諸野幕之下經何以書陳乞弒其君荼陳乞以計出高國意在立陽生高國去乃召陽生入則首禍者陳乞也豈非乞弒荼乎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陳乞弒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然陽生不稱公子者以其廢父命篡荼以自立是自絕于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子謂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 癸丑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氏傳宋師侵鄭鄭叛晉也 定八年鄭始叛老丘之役定十五年鄭以宋公

子地來奔欲取地以處之故伐宋構怨自此始至是宋侵鄭此後各取其師以逞其暴是時伯衰故恣其所為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氏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夏公會吳于郕

才陵切郕今琅邪郕縣左氏傳夏公會吳于郕吳來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宰晉大夫過十吳王百宰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兩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宰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而曰必百宰亦惟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吳恃強大欲霸中國魯會吳于郕微百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康子不樂而出康子為景伯道破伐小國不仁乃推公伐無故而入人之國處其宮書夜掠此何異大盜魯以禮義之國而忍為之是皆季孫恃強凌弱貪利專恣而無忌憚也明年吳為邾來伐齊人來取二邑自貽其辱然後乃歸邾子益于邾始懼吳齊矣經書而不諱以示戒於後也邾子益何以名以其虜服也不言滅者邾既滅茅夷鴻保於茅請救于吳故明年吳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氏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

哀六年 七年

不可以不救冬 鄭師救曹侵宋

八年 甲寅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此滅曹也其不言滅何也曹伯陽好田弋曹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曰宋公入曹而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宋去冬築五邑於曹郊圍之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趙氏曰經不書殺故宜略之

吳伐我

吳為邾故來伐不言四鄙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吳師首克武城克東陽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吳人行成盟而還魯取城下之盟因諱而不書也

夏齊侯取讙及闡

讙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今襲慶府襲丘縣闡魯闡鄉漢為剛縣故城在襲丘縣左氏傳齊悼之來也季康子以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康子叔父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取讙及闡程子曰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許氏曰外取邑不書以即歸我故書之也

通志堂

費春人編卷十一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以康子不與季姬又邾子齊甥魯執之以歸齊使吳請師將以伐我故懼而歸邾子秋及齊平且逆季姬

歸以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僖公卒閔公維立

齊人歸謹及闡

左氏傳季姬嬖故也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杜氏注雍丘縣屬陳留今開封鄭武子賸即軍達嬖許瑕許其外取

邑故許瑕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壘合鄭師哭于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氏曰悉俘之曰取取者得之稱任氏曰取者腹背受敵無所逃命而惟我之所得也春秋未嘗取某師惟宋鄭二事而已或以取字即敗字之誤鄭軍達輕許嬖人以利而動擅弄兵以圍人之邑徒喪師敗律以殘民命軍達之罪也

夏楚人伐陳

左氏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杜氏注報雍丘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氏傳邾隱公來奔齊甥故遂奔齊

哀八年 九年 十年

公會吳伐齊

左氏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十年公會吳

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鄭齊地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常山劉氏曰公會夷狄伐中國諸侯具文可見其罪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以說而以疾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

胡氏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 魯入邾以其君來齊侯取謹及闡如吳請師討之魯懼而歸邾子齊歸謹及闡使使辭師于吳吳子怒反約魯伐齊魯畏吳不敢不從遂伐齊南鄙師于鄭齊用事諸臣竟不思禦之道遽弒悼公以說于吳使齊戰而敗績危在旦夕亦不可行弒逆以抒難意悼公猜忍而無人君之度其用事大臣必有疑忌或悼公欲殺用事者以說而謀泄反為用事者弒之以解兵禍齊之臣子其罪固不可勝誅矣而經止以卒書者不忍中國之君為吳夷來寇而罹此凶也如是書法斷自聖心此游夏不能贊一辭也

夏宋人伐鄭

宋去年春取鄭師秋又伐鄭今年夏又伐鄭春秋惡其修怨不已悉書以示貶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氏傳趙鞅帥師伐齊取犁及轅犁一名隰皆齊地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齊方有喪晉人伐之非

禮乘間以竊利耳經書實事以見其罪

五月公至自伐齊

不以會至而以伐齊至不與公從夷會也公會夷伐強國書至危之也

葬齊悼公

悼公弒簡公壬立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彊刺聵之黨輒方拒父何敢歸也必齊納之也

薛伯夷卒

惠公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左氏傳冬楚公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吳季札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令蓋九十餘矣劉氏曰推駁季子年僅百歲彼其清高不污寧負將亂國之兵者邪似異時事傳附着為說耳春秋

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吳救陳何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以吳純用夷狄之道也楚伐陳列國坐視而不敢救夷伐而夷救之故變而書號而傷中國之衰故書救亦止於此也

十有一年丁巳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國書伐我為前年公會吳伐齊師于郎故冉求為

季氏宰勉季孫主乎戰以禦齊師及齊師戰于郊冉求之師能用矛入于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道胡氏曰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

垂訓之義大矣

哀十年 十五年

夏陳袁

左氏穀梁作轅頗破可反又平聲

出奔鄭

左氏傳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

大器鑄鍾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許氏曰春秋書袁頗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刻下托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

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案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甲戌戰于艾陵展如吳大夫敗

高子國子敗晉門巢吳大夫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再會吳伐齊戰于艾陵不言公者

公與上伐不與下戰也公何為不與戰齊主與吳戰不為魯也獲齊國書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國書為志乎此戰也云爾

秋七月辛酉滕子虔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氏傳衛大叔疾即世叔齊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姊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

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姊寘于穉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疾在宋處巢死焉

十有二年

戊午

春用田賦

左氏傳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焉定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

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

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定年三頭此賦斂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
 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
 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
 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為不足也於
 是更用田賦藉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古者蓋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
 食賦以足兵何氏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
 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田不過
 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付一書
 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者也宣公初稅畝而既益其稅矣成公作丘甲
 而又增其賦矣於此又欲變而別以田為賦則斂愈重而民愈困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吳女也其曰孟子諱取同姓也吳與魯同姓在禮娶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

卜之所以厚別也昭公之取孟子徒欲一時結好強吳以去三家悖禮甚矣春秋隱之來不書至卒不書薨葬不夫人不諡不小君皆諱同姓也何則書至必曰夫人某氏至自某孟子則不可言姬氏至自吳也書薨必曰夫人某氏薨孟子則不可曰小君姬氏也言婦人之字必配之姓孟子不可諡曰昭姬此所以但書曰孟子耳然雖為君隱其實亦不可揜矣

公會吳子于橐

章夜反橐臯在淮南濉適縣東南今廬州慎縣

盟尋鄭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王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

哀十一年 二十一年

曰必尋盟尋而溫之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往年會鄭今又會橐臯經據事而書譏公復與夷會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鄭

鄭在海陵今泰州城下 左氏傳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鄭公及衛侯宋皇

瑗盟而卒辭吳盟 吳以衛先時殺吳行人欲執之以子貢言乃舍衛侯 趙氏曰案上文公自會吳于橐臯不言宋衛同會若實同會即當書之又若四國同會如何三國盟而獨辭吳乎吳力猶能囚衛侯三國敢拒之乎故知此傳謬甚矣經文衛不與吳會即子木子貢之言並無所施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氏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王暢邑

定十五年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邑 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

冬温而螽生 書以紀異也

十有三年己未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宋向巢帥師伐鄭圍岳鄭罕達

救岳帥師圍之腹背受敵無所逃焉惟我所得而已故曰取宋師報雍丘之役也二國取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陳留封丘縣有黃亭近濟水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黃池 左氏傳夏公會單平公

周卿士不書尊之也不與會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黃池之會吳晉爭長左氏以為先晉非也國語以為先吳外傳又謂吳以甲三萬脅晉而先之是也蓋是時晉霸已衰不主諸侯者二十四年宋之會襄二十七年楚已先晉矣陵遲至此夫差擅強氣吞區宇中國愈不能抗故此會宜乎吳主之也書公會晉侯及吳子者言及者吳主會而晉侯及之也諸夏衰而同夷狄也然不曰會吳子者夷狄不可主乎中國也此上屢書吳但舉號此進之子何耶晉諷吳僭王宜曰吳公吳從之以其知過故進之以爵亦所以見中國之衰書晉在上而及吳子所以抑夷狄之橫也抑夷狄存中夏聖人之意微矣公羊謂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想斯時大小諸侯畢至惟宋不至故吳會後伐之然止書魯晉會者聖筆削之也削之者不與夷狄之主中夏也自此世愈降而愈下其亂極矣宜乎明年聖筆絕於獲麟也其時吳方強志先會諸侯不知越已乘虛而入吳矣吳子歸及越平終于胥三年吳始弱矣之語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陳即吳故楚屢伐之今以越入吳吳亂不救故又伐之

於越入吳

左氏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越三天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自剄

哀十二年 十三年

七人於幕下以絕口吳子方會諸侯于中州越乘其無備而入胡氏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許氏曰晉以范中行難伐衛伐鮮虞間齊之難

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者惟其國無政也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霸道盡之時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彗星也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次見于旦也旦則眾星皆沒而孛

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除舊布新之妖其兆於東方乎

盜殺陳夏區

音夫

十有二月螽

呂氏曰此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又比年十二月螽陰陽錯亂之甚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

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螽則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故春秋以大斂之顛終也

十有四年

庚申

春西狩獲麟

杜氏注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左氏傳西狩于大野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車子微者鉏商名以為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
 掌山澤之官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詩釋文麟麇身牛尾
 馬足一角角端有肉毛蟲之長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音中律呂行中規矩王者
 至仁則出杜氏曰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
 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
 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終也麟仁獸也出非其時不幸以
 狩獲而罹害夫子烏得不感歎而傷之乎故春秋于是終焉嗚呼春秋之季亂
 至極矣禮義泯絕綱紀紊亂中國益微夷狄益橫淪而至戰國矣字見而麟獲
 文中子所謂仲尼申天道以戒周歟除舊布新之妖
 其兆於東乎王者之嘉瑞其獲於西乎於是乎絕筆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哀十三年 十四年

